

禮

書

通

故

名物通故一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攷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元云王所
搯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亏其杼上明無所
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以周案玉藻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般六分而去一注云
般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
杼其下首廣二寸半鄭意天子大圭終葵首四寸其杼
皆二尺有六寸珽亦作瑄楚辭王注引相玉書云瑄大
六寸自言葵首之廣賈疏謂六寸之珽據上不般者是

以縱言如其說椎頭之長六寸其杼止有二尺四寸與

玉藻之文不合不足據也

禮書引孔穎達云二尺六寸短于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

皆然檢孔疏無是文蓋沿用聶氏圖之說而誤也

又案杼長也方言引夔記

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杼夔謂之杼諸侯之笏詘焉故杼上殺天子搢珽方正故杼上終葵首不殺鄭注玉藻云殺猶杼注玉人云杼綱也疏家遂謂珽亦殺上失之

江永宋縣初說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惟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卽珽平時皆搢不必亏典瑞見之矣珽無終葵首之制玉藻言笏度二

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以周案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明天子常摯大圭也如江氏說玉人當云大圭以朝日何昇云天子服之孔穎達云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天子諸侯從中以上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王炎云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以周案鄭注其殺六分而去一云首廣二寸半指諸侯不終葵首以下爲文不關天子故曰天子

二
擗珽方正注云終葵首者亏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
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明天子終葵廣其首而方
六寸但經無見文故引相玉書以證之孔疏謂天子亦
從中以上漸殺其首至二寸半王氏又并殺其下大謬
戴東原段懋堂又謂自中以上殺之至其首仍博三寸
亦非陳氏禮書終葵首與杼同廣但亏首下佗左右缺
大夫士笏皆圓首而方足夏謬孔疏云經特云其中博
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
其上同字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夏殺其下夏字從聑
圖引補今
本脫夏字又似大此語自是
夫士不般其上

鄭元云笏諸侯茶茶讀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肅也
詘謂圓殺其首不爲椎頭以周案後直謂方故注訓肅
詘爲圓首肅詘後直謂之茶茶者圓殺之也攷工弓人
云斲目必茶又云寬緩以茶皆謂圓殺之不徑直

盧植云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鄭元云文猶飾也大
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陸德明云崔云
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
孔穎達云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王念孫云須
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
之誤頒與班古通說文鮫海魚皮可飾刀郭璞注山海

經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以周案釋文引崔說及隱義破須爲頒魚頒文竹皆物名其說本盧孔疏引庾氏須如字讀文訓飾其說依鄭自後人以釋文附入正義亏是兩說斯混而須字亦音逋還切其誤始亏集韻唐猶不爾也王說不可盡信古人言鮫皮可飾刀劍並不云飾笏尙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云今以爲簪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注云以魚須爲旃柄則魚須之大可知也王氏必謂魚皮可飾魚須不可飾亦膠柱之見

鄭阮禮圖云士竹笏飾以象牙孔穎達云士以竹爲本

質以象牙飾其邊陳祥道云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士以節義爲尚故笏用象牙以飾笏玉藻云季不順成君摯本蓋竹本也先儒謂以象飾其本誤矣宋縣初云經注之意諸侯純用象大夫用竹刻爲魚須之文而以象飾其本土則用無文之竹亦以象飾其本土竹句本象可也通大夫士以周案孔氏陳氏竝竹本連讀非也鄭注君摯本云去珽茶珮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讀士竹句本象句諸侯之笏用純象士以象飾其本季不順成則君不摯純象而摯其象之飾本者故曰摯本珮士笏宋說別備一解非注義也孔疏亏此不用注義

固妄陳氏又從而斥之林氏通釋直鈔陳書又不察其
違殊可怪也

陳祥道云典瑞曰摺大圭玉藻曰摺珽玉人曰天子服
之荀子曰天子御珽摺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
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史
進象笏諸侯之禮也以周案曰御曰服皆摺也荀子天
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御亦服也互文爾玉藻史
進象笏據大夫爲文故曰將適公所曰揖私朝云象笏
通言爾陳說皆非說文無笏字古笏字本作習書曰在
治習今文又借作忽釋名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啟

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未摺史進之既摺以朝君備忽忘

鄭元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
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陳祥道云天子朝日執鎮圭
摺大圭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摺禁大夫執聘圭者必摺
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摺而已此所謂見天子
無說笏也以周案以天子執圭摺珽推之陳說諸侯必
摺禁大夫必摺笏是也其云合瑞後各執其摺此說無
據

鄭元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恩對命者也徐廣云古者

賢賤皆執笏孔穎達云臣見君無不執笏王應麟云古者笏摺之以記事不執之以爲儀宇文周百官始執笏以周案王說是也古書曰摺珽曰摺笏曰御珽曰服笏笏以御服爲常非執之以爲手儀古朝會禮周書王會最著其禮天子摺珽唐叔荀叔周公大公以下皆摺笏無言執者玉藻雖有執弓朝爲下指畫君旃言鄭注云秉以書恩對命時言並非謂執以朝君也古者恩對命皆書弓笏笏以記事非以朝君故子事父母亦摺笏櫛軍郊射亦摺笏如以見天子無說笏爲必執以朝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豈執朝版以將事乎無說笏云者

正以明其必摺也鄭注云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摺笏訓
不說爲摺甚當孔疏直以不說笏爲執笏且云臣見君
無不執笏千古無徵攷漢時吏見其長執笏亦曰持簿
而臣見君尙無是制至北周始定爲朝君之物非古也
管子天子執玉笏以朝曰乃淺人竄改當依周官佗
鎮圭

右笏

鄭元云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蓋以四鎮之山
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陳祥道云以四鎮爲瑑飾亏理
或然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或曰鎮
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以周案鎮圭小行人佗

璜圭典瑞故書亦作璜鄭司農云璜讀爲鎮天府玉鎮
注同璜爲充耳之器故司農改讀爲鎮葦嚴經音義云
周禮有璜圭長尺二寸玉所褾飾也璜訓褾飾無據典
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鄭
注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琬相依是珍圭與
鎮圭別也陳氏從杜子春說珍亦卽鎮未是其褾飾作
山亏必上與璠圖在四角亦異

馬融云上宗奉同璜同者大同天下許慎云璜諸侯執
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緋冠古文作璠鄭元云
一人奉同一人奉璜同酒杯虞翻云古月字似同從誤

佗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
義今經益金就佗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尋猶
愈亏元孔穎達云禮與璽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酺皆用
同奉酒知是璽名也玉人天子執瑄四寸以朝諸侯鄭
注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賚也圭頭衰銳其瑄當下
衰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
此瑄惟冒圭耳璽亦侑瑞其所以齊信未尋聞也以周
案以下文祭酺用同觀之同爲酒器甚明同今文佗銅
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故書同佗銅漢郊祀志同又佗
鍾瑄形似同月自瑄之古文或又加王佗琚周官故書

俗冒爲之或又加王佗瑁瑁方四寸其冒圭之空在下
面孔疏謂當下衰刻之如圭頭是也據說文云似髀冠
似衰刻之空從兩旁洞達其下御覽引禮舊圖云圭制
上小下大狀如髀鋒至冒乃似髀冠此正用許說者攷
漢之髀冠本方末兩歧中空銳如圭頭攷工記車人爲
耒庇長尺有一寸先鄭注云庇謂耒下歧匠人耜廣五
寸後鄭注云古者耜一金今之耜歧頭兩金庇卽耜耜
卽髀冠其形𠃑說文之髀冠與鄭同其說瑁自與鄭異
也髀冠亦作髀鎡至髀又變作𠃑形故郭璞注爾雅大
磬謂之髀云髀形似髀鎡是也後世又變作𠃑形謂之

釋鑱釋文云江南呼釋刃爲鎡說文繫傳云釋鎡卽釋
鑱是也顧輒後世之釋鑱無以解郭注之釋鑿輒晉代
之釋鎡亦無以解說文之釋瑄邵氏郝氏疏爾雅段氏
桂氏王氏釋說文皆不足據阮氏以取泥孔之鐵掀當
之夏謬今江南用漢釋冠之形爲耒草器謂之耒頭其
啟土之釋鑱上又施分土之器謂之釋鎡其名皆失而
形髣髴似之

陳祥道云王朝日輒鎮圭擯大圭見諸侯則輒瑄圭而
大圭不擯則大保承之耳承與奉不同以周案書大保
承介圭上宗奉同瑄承亦奉也訓見詩箋陳說杜撰

孔穎達說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
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陳祥道云小球蒲璧
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以周案孔疏本鄭箋
陳說別存一通

鄭元云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
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信當為身誓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
瑑飾文有麤縹耳圭皆長七寸孔穎達云江南儒者解
云直者為信其文縹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略以周案說
文玉部璫桓圭也公所執木部桓亭郵裏也亭凡四植

鄭注檀弓云四植謂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面言之信圭躬圭鄭謂以人形爲琢飾其圭體同也或謂圭首有曲直非也陳氏禮書謂屈身爲躬信躬爲身身直躬曲古無是義或者并謂身面外躬面內尤鑿惠氏據大圭不琢之文謂六瑞皆不琢琢者規聘之圭璧亦難信記襍記云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鄭元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以周案此文上下俱說圭子男五寸記璧之圖徑不別言之文略耳或說周官玉人故書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

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
守之此贊大行文本作侯七寸伯五寸後人亂竄易之
崔靈恩云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聶崇
義云鄭阮梁正等圖禮天圭璧皆長九寸厚寸未知崔
氏據何文以爲說以周案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
倍好謂之璧故鄭阮禮圖云蒼璧九寸崔氏以四圭尺
有二寸以祀天例之故云圭璧皆長尺有二寸兩說各
有依據今從崔說

白虎通義云禮曰圓中身外曰琮許慎云琮瑞玉大八
寸似車釭鄭元云琮八方象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

厚寸射其外鉏牙賈公彥云并角徑之爲尺二寸據角
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其外鉏牙八角鋒陳祥道云地
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八角之說未聞
以周案琮如以兩正方形參互相疊遂成八銳角角各射
二寸揜其八銳角視之成圓形故禮曰圓中牙外說文
曰大八寸似車釭揜其相對四角視之參互成兩方形
故注曰琮八方大琮謂之內鎮宗后守之故注曰象地
地分八方始亏易八卦方位琮有八角取諸此漢碑所
圖或作五角或作十角陳說大謬

潘徽云

卽江都集禮
見畠氏圖敘

依漢世諸儒所論白虎通說琮外

方內圓有好畱崇義云玉人職說諸琮形狀皆不言琮
有好故賈疏特圖大琮無好者欲明諸琮皆無好也以
周案白虎通義圓中牙外曰琮謂牙以內其形本圓也
後有圖可按視之又云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
湊象聚會也后夫人之財也外牙申言直內湊申言圓
牙雖衰剡視內圓爲直內圓非孔故曰內湊湊者合也
豈孔之之謂乎曰后夫人之財是據琬琮爲文玉人曰
琬琮八寸諸侯以盲夫人是也琬琮亏牙內圓處有琬
飾故曰象聚會自圖琬者失其制而白虎通之義不明
潘氏遂滋異說矣近陳卓人疏證又爲潘氏右袒未免

失察 又案據聶氏言賈疏有大琮無好圖檢攷工記
鳧氏職疏有云卽所圖是云據上所圖黼外有銑闕匠
人職疏有云此圖略舉一成亏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
可見矣此皆賈疏有圖之證也王溥五代會要三引阮
譜三禮圖黃琮無好此賈疏大琮無好所本也

崔靈恩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泐地數聶崇義
云黃琮禮地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
寸案記郊特牲疏引先師說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其
琮宜九寸以別亏地祇以周案五代會要引崔氏說黃
琮十寸以泐地數聶說黃琮八寸無義又說祀中央黃

帝用九寸何據

鄭眾云四圭有邸亏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
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亏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
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以周案
爾雅釋器邸謂之柢釋言柢本也鄭注玉人兩圭有邸
云儻其本也儻謂兩足相對則四圭有邸者亦四圭同
本其末四出相對也

賈公彥云玉人四圭尺有二寸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
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又等以周
案典瑞四圭有邸記文不云有邸則尺二寸爲四圭各

長之數也下記兩圭五寸亏有邸亦別言之可見典璫
此疏是也玉人疏又自疑兩畔總計爲尺二寸失之兩
圭五寸亦謂各出邸五寸聶圖依玉人疏云各琢出二
寸半亦非

陳祥道云璧天象也故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則
兩圭當邸琮以祀地日月星辰天類也故一圭邸璧山
川地類也則當一璋邸琮以周案舊圖兩圭亦邸璧而
記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文次亏大琮駟琮之
下琮琮之并則兩圭邸琮信而有徵矣璋亦邸琮故曰
璋邸射素功射卽大琮射四寸之射其射素功謂有異

三
亏兩圭之刮磨也舊說射謂向上裏卻之素功謂無珠飾俱未當

許慎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韞崇義云鄭圖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案孫氏符瑞圖云白虎鹵方義獸白色黑文一名騶虞尾倍其身尙書大傳載宐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曰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酋耳若虎豹尾長參倍其身於陵英林音相近孔廣森云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璽曰璜琥當是半琮耳琮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螭亦非佻鳥形也鄭司農說身

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身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卽虎象矣以周案古發兵用牙璋中璋典瑞玉人詳其文許見漢發兵用銅虎符因謂古用琥無徵云琥爲虎文其說是也韞引鄭圖高三寸蓋謂玉圖者以爲虎高失其傳耳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曰璧琮圭璋琥璜如琥亏玉上受作虎形與璧琮圭璋璜諸玉全不相類矣孔說別倫一義

鄭眾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炎圭有鋒芒故以易行除慝鄭元云琬猶圓也凡圭剡上寸半炎圭剡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賈公彥云炎圭判規判半也凡圭剡

上寸半炎圭剡半以上至首而規戴震云琬炎之名以
 剡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
 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炎圭左右剡坳而下如規之
 判以周案玉人判規之義以戴說爲合但戴氏以凡圭
 例之僅剡寸半鄭則謂剡半以上此其異也說文云炎
 上起美色也卽本先鄭之義上起謂鋒之長美色謂光
 芒此圭鋒芒上起與他圭別故注以爲剡半以上蓋琬
 之言宛其首宛然上見炎之言剡其首剡然上起剡然
 上起者其半以上如規之判也鄭義如此非以半釋判
 也賈疏失之且謂至首而規又何異于琬圭乎 又案

說文璋炎連文璋下曰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炎下曰上起美色上起別剡上之辭淺人不解亏篆下增璧字起屬美色爲文大謬炎非璧起美色亦不獨此玉

杜子春云典瑞珍圭以徵召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鄭元云珍圭王使之瑞節當與琬炎相依以周案鎮圭王所守非使者可執珍圭形制漢已失傳故鄭亦不能確言之亏是徵召以璜徵召以璋異說滋起

周官典瑞璧琕以起度玉人職云璧琕度只好三寸以爲度鄭眾云琕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

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鄭元云瑗不圓之兒
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賈公彥云引爾雅者欲見此璧好
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其九寸也造此
璧時應圓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則上一
尺廣八寸陳祥道云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
以十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起度則八
尺爲尋倍尋爲常故黼黻十寸內方八寸而爲嘉量幣
長一丈八尺而爲制幣此皆璧羨縱橫之尺然也程瑤
田云爾雅郭注好倍肉孔大亏邊若一孔邊適等據經
注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

周官璧琮典瑞曰以起度玉人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度尺好三寸羨之則其廣必狹亏衰當尋八寸或漢時尙有此物鄭氏目驗而知之也而與爾雅肉好倍一之度法兩不相謀阮元云爾雅肉倍亏好卽名爲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云璧琮九寸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卽名爲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亏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玉人以鼻琮

爲權也鄭司農說本不誤如康成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以周案璧以九寸爲極則玉人云璧琮九寸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阮二圖亦云九寸茲璧以起度之故衰益之爲一尺廣損之爲八寸衰廣參差者所以相較起度也駟琮以爲權而亦有五寸七寸之異義亦同此謂之璧羨者所以別他璧且以明其橢圓也若曰羨璧似正圓矣鄭義當有所據程氏釋爾雅非以璧羨爲橢圓是阮說與程相反別備一通其增會先鄭意亦非攷典瑞先鄭注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亦謂橢圓形矣

許慎云珣琮玉之琰鄭元云駟琮以爲權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段玉裁云玉人駟琮五寸駟琮七寸又云琰琮八寸則駟琮非琰明矣似讀駟爲珣訓琰琰失之

白虎通義云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身外曰琮以周案舊說天子巡狩輯五瑞據周官典瑞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爲言說文瑞以玉爲信也珪璧及琮璜璋皆以爲信故白虎諸儒又以此爲五瑞方中圓外曰璧又與諸書不合

聶氏云爾雅肉倍好謂之璧若好方則四角侵肉而不
成倍其說是也

攷工記玉人云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鄭眾云全純色龍當爲尨尨謂襍色許慎云全純玉駝
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鄭元云全純玉
也瓚讀爲饗履之履龍瓚將皆襍名卑者下尊以輕重
爲瑩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
二石賈公彥云先鄭云全純色後鄭以爲純玉鄭異義
駁云玉襍則色襍則玉全色亦全也盈不足術曰玉方
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瓚異

者蓋玉色有別也以周案許說蓋本賈逵解詁與鄭注
異白虎通義云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
一石伯子男俱三玉二石賈疏引緯稽命徵文亦同皆
如鄭說但公侯合爲一伯下同子男與記文不合當從
許說龍虬古通龍有襍義瓚注讀如簪履之履玉篇履
爲饋之古文說文饋以羹澆飯也內則鄭注狼臄中膏
以煎稻米似今膏履故此注以瓚爲襍名將埒形近玉
石半相將與相埒意同

周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弓王瑑圭璋璚璧琮以覲聘珍圭

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
云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
功之事何休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
璋以徵召以周案典瑞之文禮古文家宗之白虎通義
云云爲今文家說而與公羊今文家又不同宜從古文
家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肉好若一邊孔適等以周案說
文金玉之王無點有點之玉謂之朽玉孔謂之好者琢
去其朽玉而成美器之名也淮南說林篇云白璧有考

汜論篇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玉之朽璽璜
皆以玉之有朽者爲之故瑞玉以圭爲上璽次之璜又
次之璽肉倍好其玉之朽者小瑗好倍肉其玉之朽者
必大故茲三玉以璽爲上環次之瑗又次之

陳祥道云王之大圭長三尺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
爾介圭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之介圭卽大圭也
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爲王之守圭長尺二寸毛氏以崧
高韓[森]之介圭爲公之守圭九寸鄭氏以崧高之介圭
爲所錫之圭尺二寸韓[森]之介圭爲高王者然王與公
之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義當從鄭以周案

天子鎮圭尺二寸諸侯瑞圭九寸以下禮有明文爾雅云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又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則鎮圭裸圭皆謂之玠圭也介與玠通崧高之錫爾介圭謂錫以裸圭卽所謂錫爾圭瓚是也箋云圭長尺有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瑞圭其說甚明韓_昌之以其介圭箋謂覲宣王奉鬯禮貢國所出之寶亦以爲錫圭之用而顧命之介圭鄭注雖佚其必以爲裸圭可知大保取介圭謂奉裸圭大保秉璋以醢謂報裸璋介圭之爲裸圭文義尤顯僞孔以爲天子之守圭非也崧高毛傳以介圭爲諸侯之瑞圭鄭箋已明駁之

攷工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四寸鄭眾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鄭
元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衡古文橫謂勺徑也三
璋之勺形如圭瓚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
飾梁正云三璋之勺鼻為獐犬之首其柄則畫以雛尾
皆不盈寸御覽引禮圖陳祥道云古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
有鼻而無龍口以周案圭瓚璋瓚其形相似而大小不
同典瑞注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
一尺御覽引鄭阮禮圖云圭瓚受四升與注異徑八寸形
如槃其柄以圭有流注此皆言圭瓚之制也玉人所言

鼻寸衡四寸爲瑱瑱制戴氏攷工記圖據玉人文以爲圭瑱誤也鼻爲龍首兩鄭注同古器作龍首多質不如鼉圖所繪須角畢肖故梁正禮圖又以爲獐犬首陳說不足據衡四寸謂勺徑四寸當從後鄭注先鄭龍頭梁正雛尾亦未可據 又案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瑱伯用將說文駢四玉一石瑱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此皆泛記用玉爲飾之等陳氏禮書據以釋裸圭之瑱亦非裸圭之瑱用金不用玉故曰黃金勺詩稱玉瑱玉指其柄之圭瑱

右玉

鄭眾云圭纁五就纁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

爲一就鄭元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
衣而畫之廣衰各如其玉之大小此句觀禮注就成也皆有
元纁繫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
元下以絳爲地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瑛賈公彥云此
依漢禮器制度而言也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
衣包之元纁爲地上加五采上下皆據丞之上下爲言
陳祥道云纁織絲爲之廣亏玉敖繼公云記文皆元纁
句絕朝聘之纁皆以元纁之帛爲之衰元而纁裏以周
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寸博
三寸云皆者明纁與圭大小長短悉同也如陳說織絲

爲纁舄舄有半寸之厚纁廣亏玉又何以解三寸之博
記又云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此言繫組之制也纁以藉
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又所以飾繫者敖氏以皆元纁上
屬纁言戴東原從其說其意謂繫曰絢組已著其色皆
元纁句義當上屬然鄭之所以下屬試繫者亦謂上文
朱白蒼朱綠纁已著其色也如以此爲纁地攷董子繫
露云主天沘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沘夏玉厚八
分白藻四絲主天沘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沘文
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據董子言是三代圭纁皆以白爲
地非元纁也五絲四絲三絲二絲卽五采四采三采二

采之謂典瑞無四采之文惠半農禮說謂是二王之後
是也鄭注以縹文為畫據繁露文以為黼所傳異也說
文玉部璫玉飾如水藻之文虞書曰璫火粉米玉飾為
本義璫火為段義縹所以飾玉者也故璫亦為主縹字
鄭注聘禮所謂縹今文作璫是也璫為玉飾鄭注典瑞
設其服飾亦云服玉之飾謂縹藉此璫之引申義也其
義為玉飾故字作璫其畫以水藻之文故字通作藻其
文用絲故字又通作縹藻水草也縹繹繹為絲也皆段
俗字又案鄭云以韋衣木利用畫據董子其采用絲是
衣以帛矣或說白藻謂以白粉畫水藻甚謬縹有
五采三采之文又安用水藻之飾邪

賈公彥云纁有二種一以木爲中榦以韋衣之其拜則以藉圭一以絢組爲之所以繫玉亏韋版李如圭云纁者以韋衣木畫以襍采以之薦玉又以五采組繫焉褚寅亮云疏云繫玉亏上仍明相須爲用非判然二物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聘禮亟纁屈纁指其絢組而言也覲禮奠圭纁上指其韋版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說後人紛詰殊可不必

鄭元云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飾以三色再就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二采再就

降亏天子也賈公彥云三色再就者就卽等也是一采
爲再就三采卽六等也二采再就者此臣禮與君異其
二采雖與子男同但一采爲一匝二采爲再匝是四等
今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其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
處以周案襍記云圭纁三采六等文與聘禮記同鄭注
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孔疏引記文作纁
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今本脫下三字當據補孔疏
云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兩等相間而爲六等也鄭注
二采再就再當作一記云朱絲纁不重朱絲明一就也
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是卿大夫

每采惟一等二采其一就鄭注斷不顯違其文而云二采再就也賈疏不知其字有誤循文強解固不足信其混就與等爲一尤謬

孔穎達云聘禮記朝天子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閒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瑑瑋璫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此謂卿大夫每采惟一等是二采其一就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纁五采五就亦

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公彥云
三采者一采爲一就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尋與君
同是以二采共爲一行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典
瑞上下文是也或一匝爲一就就卽等也聘禮記曰繼
三采六等朱白蒼以周案賈意典瑞五采五就三采三
就二采再就是一匝爲一就又二采一就及聘禮記三
采六等則二采合成一匝爲一就也典瑞上下文同而
分化兩解其誰信之孔疏說卿大夫朝天子及頻聘諸
侯其說皆勝賈疏而謂天子及五等侯皆止二就與典
瑞本文三就五就顯違皆由等就行之辨未明也行爲

等之同色等爲就之別采就爲等之總名孔賈誤以等
當就賈又誤以就爲行賈疏謂聘賓二采再就與子男
同其說固謬孔疏謂公侯伯三采三就與卿大夫朝天
子三采六等同其說亦謬據鄭注三采再就爲朱白蒼
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朱白蒼九
等矣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綠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綠
朱綠四等矣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十五等五采蓋用
黃黑朱白蒼土器禮注齊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
蒼卽用此文器大記天子齊以五采大夫齊以三采孔
疏云大夫降黃黑也是五采用黃黑朱白蒼矣

戴震云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匝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匝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以周案大行人注云每處五采倫爲一就是就爲采倫之名戴氏謂一采匝爲就非也聘禮記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則六等卽六采也以色言之謂之采以就言之謂之等等者就之別采也戴氏反訓等爲重其就亦失其義也

金榜云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倫
爲一就聘禮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
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由是娶之天子之纁五采倫爲
一就公侯伯三采倫爲一就子男二采倫爲一就其箸
明矣采倫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典瑞三采三就
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不
可強同者熊氏因襍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
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
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以周案金氏說采倫爲就
采別爲等是已云等又謂之行其說猶非襍記三采六

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亏等曰六亏行曰再是
行與等有別也聘禮記朝天子三采再就爲上公使卿
朝王之禮孔疏本是與典瑞公朝王三采三就本不相
觸鄭注謂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之玉各降其君一等據
鄰國爲言卽下所謂問諸侯朱絲纁八寸是也其朝天
子易桓圭爲瑑圭減三采爲再就自有別亏問諸侯矣
金氏以聘禮記之朝天子爲公自朝宜其與典瑞不相
合

鄭元云有藉則裼無藉則襲藉藻也有藻爲文裼亦文
無藻爲質襲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

也熊安生云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高時用璧琮加
束帛賓主俱謁賈公彥云屈纁爲無藉祿纁爲有藉李
如圭云祿者祿之向下屈者屈之亏手凡言屈祿者皆
據組言之以周案纁以藉圭璋束帛以藉璧琮故纁亦
謂之藉而藉玉不必皆纁屈纁祿纁自以組言有藉無
藉以束帛言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
聘是纁藉者圭璋璧琮皆有之無所謂有藉無藉之分
惟束帛加藉璧琮而不施亏圭璋故禮以有藉無藉爲
言楊信齋辨此已明

右纁藉

馬融云書三帛三孤所執也鄭元云三帛所以薦玉也

受瑞王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輅皮帛其輅之色未詳閭或曰孤輅元諸侯之適子輅纁附庸輅黃以周案三帛之說王氏爲近云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輅皮帛據周官典命大行人爲文大宗伯射人孤輅皮帛是王之孤亦爾也王氏遺之其所輅之色禮無其文王氏意言也

鄭元云內宰出其度量凖制故書凖爲數杜子春讀爲純純謂幅廣也制爲匹長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

丈八尺純四狶與賈公彥云鄭答志云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誤以周案凡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見漢食貨志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爲每端二丈兩端相合四丈見襍記鄭注巡狩禮云制丈八尺純四狶狶古咫字此爲制幣之法朝聘亦用此幣故鄭注聘禮制元纁又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是兩幣長廣之數有不同也兩後人謂之匹匹取匹耦之意匹猶兩也古者布帛皆從兩端相向對卷故曰兩曰匹今從一端循摺而謂之匹失其義矣凡匹兩端一束五兩有

十端非十匹

聘禮受旨束帛加璧夫人元纁束帛加琮周官小行人
六幣璧以帛琮以錦鄭元云帛今之璧色繒也敖繼公
云旨束帛不言元纁文省胡培翬云聘禮不用束錦者
辟高后也以周案經有詳弁而省後者亦有舉後而包
弁茲非其例鄭注大宗伯孤執皮帛亦云帛如今璧色
繒明其與璧同色有異元纁者也璧色白鄭注虞書三
帛謂赤黑白三色禮注意同賈疏未明胡氏惑于敖說
遂以元纁當璧色誤矣凡帛皆純色錦則織以襍采古
人行禮賢純故帛重亏錦聘禮聘旨以束帛私覲以束

錦公會大夫禮侑以束帛大夫相會侑以束錦冠禮酬
 賓以束帛昏禮酬從者以束錦小行人之六幣曰以和
 諸侯之好故則琮以錦者其天子下聘諸侯之禮與胡
 說聘禮用束帛辟王后亏錦帛之輕重全未之攷右束帛
 馬融云書如五器上五玉鄭元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
 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
 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輶之而已皆去
 器以周案鄭注周官云自雉以下輶之無飾此云飾雉
 有譌當云飾羔飾鴈雉輶之

賈公彥云三公輶璧與子男同則三公亦服毳冕陳祥

道云輅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所輅以周案諸經言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此邦國之朝玉也其言璧琮高天子琢琮高夫人注家謂五等諸侯高天子用璧高后用琮二王之後用圭璋其亏諸侯亦用璧琮子男亏諸侯用琥璜此邦國之高玉也射人言三公輅孤輅皮帛卿羔大夫雁此自明臣下之摯爾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則臣下之摯自與邦國之摯不同也大宗伯作禽摯云孤輅皮帛卿輅羔大夫輅鴈士輅雉庶人輅鶩工商輅雞亦不及三公明三公賢不用禽摯推而上之則三公宜

輶璧矣又推而上之則三公之九命者宜輶圭矣故周公告三王植璧秉圭賈疏亏此旣未詳明陳氏乃謂璧特射時所輶亦失之也

鄭元云孤輶皮帛束帛而裹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凡摯無庭實以周案孤以皮爲摯而加之以帛如鄭注孤以帛爲摯與上以禽化六摯語不合天子之孤用虎皮公之孤用豹皮亦無見文云凡摯無庭實自明聘禮庭實尋又用虎豹皮也顧聘賓用虎豹以盲所以明其君之能服猛也公之孤以爲摯豈亦自示此意乎凡盲示君德摯明

己意似未可同矣

參見下

鄭元云大夫相見以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方苞王引之說鴈舒鴈卽鷺也以周案說文雁身也鴈鵠也爾雅舒鴈鵠作鴈鹵踰雁門作雁與說文合鷺鴈二鴈皆用生似以舒鴈爲合若雁非常有之物且難生致

鄭元云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謂裁縫次其身也維之以索謂繫聯其足褚寅亮云旣裁縫次其身翼竝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氏謂繫聯其足翼添翼字以補注不知翼無須亏繫百

鄭元云飾鷺鴈者以繪繪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

夫以畫孔穎達云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
大宗伯注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纁此
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吳廷璣云摯重亏飾尙無
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纁與布各別乎且經明
言飾若以布而不纁何取乎飾以周案禮同一圭纁而
有三就二就之異同一加璧而有帛錦之異同一皮幣
而有虎豹之異同一羔鴈而有布纁之異皆所以明別
也吳說不可從

鄭元云士相見禮上大夫以羔左頭如麇執之者秋獻
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弁足

右執後足以周案大宗伯大行人竝云孤執皮帛或說不應顯違之孤蓋古之譌惠氏校本云白虎通義引此經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麇執之明古以麇鹿今以羔也左執耒足是左頭矣上大夫卿卿羔大夫鴈大宗伯曲禮竝箸之左氏傳云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弓是始尙羔蓋魯久失其禮也或以爲天子之大夫執羔諸侯之大夫自執鴈曰魯弓是始尙羔譏失禮與諸經竝不合

服虔云策名委質者始仕必先書其名弓策委成之質弓君然後爲臣示必成節弓其君也杜預云屈膝而君

事之孔穎達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亏地以周案質古摯字士以雉爲摯雉不可以生致虞書謂之灰摯晉語云委質而策灰古之法也白虎通義云士以雉爲摯取其必灰不可以生畜士行威介守節灰義不可轉移也服義本此杜注非

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以周案大宗伯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曲禮亦言庶人之摯許云五經無說者據見君之朝儀言也士相見禮言庶人見亏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言庶人不傳

實爲臣是臣有摯庶人見其君無摯也上引周禮說明
大宗伯所言庶人工商之摯非以朝其君乃其平夷所
用也陳氏異義疏證疑其文有誤奪未是凡摯惟君弓
其臣受之昏禮之摯亦受之其餘皆還詳相見禮門

周官大宗伯云庶人報鷩記曲禮篇庶人之摯匹白虎
通義云匹謂鷩也焦循云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鷩所云
說者指白虎通蓋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
云此偶謂鷩謂兩鷩也注僞以匹爲鷩與匹謂鷩同意
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未定僞也釋文直言匹爲木
正義直云匹鷩也失注義以周案匹無鷩義故漢儒解

此皆佗擬辭焦說甚是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或謂匹
為少之譌或訓為一隻雛古亦無指為鷩者玉篇鳴字
亦不古今以曲禮本文繹之云天子鬯者以禮其鬼神
者也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以見其君者也庶人之
擊匹與童子委擊而退相對為義匹謂匹敵其不言所
執之物者為庶人本無見君之擊也義見上條其或用擊者
亦惟用之匹敵而已未聞有傳擊亏其君者也童子受
無擊成人而冠始用擊其或用擊者亦惟委之而退而已并未
有與之為匹也執擊受擊各有儀節皆相對為之記意如此必泥庶人
之匹為所擊之鷩試問童子之擊亦有可實指者乎舊

解似非

鄭元云士相見禮始見亏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王引之云摯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尋同亏提者之當帶至下謂行至君之堂下古者謂堂下為下以周案王氏說是詳相見門 右摯

鄭元云聘禮庭實皮則攝之者右手并執肅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者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賈公彥云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肅兩足以周案士昏禮記兼執足注云左手執肅兩足右手執後兩

足與此注異當以彼注爲正凡執皮者尙左云右首是受皮恣

鄭元說士昏禮記執皮左首象生聘禮公側授宰幣皮右首變亏生也敖繼公說聘禮右字誤當依士昏禮作左首凌廷堪云士昏納徵聘禮行言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執皮者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受皮者無文聘禮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以周案凌氏據相鄉受爲文鄭意經云受皮者右客是同面受不尋如此說然同北面授者自左首亦必側其皮令南首而受者在左自尋右首矣凌氏未喻鄭意而其說自覈

鄭元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閑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閑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敖繼公云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閑而設以周案宜從鄭

記郊特牲篇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孔穎達專以剝王庭言聘禮郊勞乘皮設賈公彥亦云郊特牲是諸侯朝貢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弓享天子當用麋鹿幣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以周案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任德也皆據盲禮爲文凡盲禮諸侯自相爲及聘賓弓其君皆用虎豹不

獨言天子爲然也聘禮言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云皮
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之證也聘賓言諸侯且用虎
豹皮則諸侯自相爲亦可知矣若聘賓覲諸侯及諸侯
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注云凡君亏臣臣亏君麋鹿
皮可也是也

臣亏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僱皮君亏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

饗以侑幣酬幣

庭實皆有皮大夫亏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

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
故諸侯以之言天子聘賓以之言諸侯用麋鹿皮者大
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
問卿大夫若然鄭注謂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豈其然與

又案郊特牲篇服猛任德皆指主國之君言以示來
享之意云爾南本任往德孔氏訓為往歸亏德未是當
依北本任任德熊氏云任用德 右庭實

子 增鎮海張惠樹 家鷺 全校

名物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炎圭也凡邦國之使節使卿大夫聘亏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謂邦國之節賈公彥云行人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陳祥道云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亏使與民者也析竹爲

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
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
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誤也小行
人之所達者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
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
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持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
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以周案節
說文作卩云瑞信也掌節掌守邦節卽下所謂守邦國
守都鄙之玉角諸節也而使節亦與焉故下又曰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其文與小行人同故鄭注以使卿大夫聘天子諸侯
釋之聘天子謂邦國之使聘諸侯謂王國之使觀下道
路用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亏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其
兼內外言之甚明何嘗以邦國之使節爲諸侯節陳氏
旣誤斥之且謂邦國之節非王官所掌不知王者欲齊
信四方邦國規聘之節必守其法式小行人之所達卽
達掌節之所掌兩職文同其節自同也鄭注小行人云
凡節有天子法式存亏國是也如諸侯各自爲節不掌
亏王官其何以齊信乎通鑑胡注引崔靈恩說節長尺
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旛之形

鄭元云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公卿大夫王子弟
其采邑小行人鄙用管節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
采地之吏也賈公彥云小行人與此不同亦異內外也
以周案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達天
下之六節是侯國之節其節異內外其職亦有大小

鄭元云掌節道路用旌節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
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
五涂亦有民也小行人道路用旌節謂鄉遂大夫賈公
彥云小行人不容都鄙之吏以都鄙吏在管節中彼都
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

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
用管節矣以周案賈疏鄭是或說皆主鄉遂大夫言不
關吏非

杜子春云典瑞珍圭以徵守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鄭眾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瑑以身牙齒兵象
故以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以周案漢銅虎符仿
古之虎節古虎節龍節等皆金也漢竹使符仿古之管
節古符節管節等皆竹也鄭注掌節以虎節龍節等當
漢之銅虎符又注小行人以管節當漢之竹使符是也
張晏注漢書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同杜氏及先

鄭說今從後鄭又案漢銅虎符竹使符皆各分其半右雷京師此又用古書契之法古節不爾也

鄭元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公彥云大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弟五國家當發兵遷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弟五陳祥道云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以周案鄭以漢之銅虎符況虎人龍三節此又以漢之詔符印章使者所擁節及竹使符況

之所舉者又符賈疏祇證其二而語又未詳攷說文云
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與應劭說竹使符長五
寸異蓋漢諸符長短自有不同也銅虎符長六寸用鉆
錯文索隱云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崔豹古今注
云銅虎符鉆錯書之是也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
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季名字
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尋入司馬續志本注云凡
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亏門之所屬宮門二字爲鐵印文
符案省符乃納之是也漢印章形方如斗亦謂之斗檢
封司市注云璽節印章如今之斗檢封

疏云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

其內有書是也貨賄所用之璽節與彼正同注故皆以
未知所據是也使者所擁節漢官儀云節柄長八尺以旄牛
印章釋之使節漢官儀云節柄長八尺以旄牛
尾為旄二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犂牛之尾
是也而徐璆云管蘇武困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其說
又異王伯厚漢制攷同漢官儀漢高帝紀封皇帝璽符
節索隱云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武帝紀璽
節加黃旄是也竹使符長五寸鐫刻篆書應注已明師
古云竹使符徵郡守各分其半右畱京師左以與之是
用竹一枚分析為二也應注云竹箭又枚有弟一至弟
五也銅虎符徵郡國應注已言之竹使符徵郡守典瑞

杜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是也

杜子春云虎節人節龍節皆以英蕩輔之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囿英蕩畫函干寶云英刻書也蕩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以助三節之信惠士奇云如干寶說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鄭周禮注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此卽韓信所謂關弓州部也左傳使公衍獻龍輔弓齊侯孔疏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玉也輔者函也兩說皆通并說爲允邵晉涵云蕩非竹萌且竹萌不可以刻書英蕩之蕩是竹之闊節者百文

選函京賦筱簜敷衍薛注云竹闊節者曰簜以周案蕩
蕩函器之義故杜注破讀爲帑說文帑金幣所藏也故
藏金節之函亦謂之帑此正義也詩二矛重英毛傳有
英飾鄭箋以爲畫飾故或以英蕩爲畫函干氏以爲刻
飾故云英刻書蕩讀爲簜竹萌乃竹箭之譌但此經云
以英蕩輔之下又云以傳輔之是英蕩與傳有異也惠
氏申干氏說以傳當英蕩固非其申先鄭說訓英蕩爲
玉輔爲函亦不可通竊謂輔當依干氏訓助蕩讀爲璽
說文璽金之美者與玉同色虎人龍三節皆金也故以
玉輔之英璽玉也符璽旌三節皆竹也故以木輔之傳

木也

鄭元云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節爲信耳
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賈公彥云此經總解上經門闕諸
節并有傳輔成信驗以周案上文凡邦國之使節凡節
也此云凡凡傳也凡有節必有傳傳自通虎人龍言之
賈疏以此爲專指符璽旌三節非注意如賈疏言上英
蕩輔之用干寶解方通崔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爲
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
章此漢法也漢門闕傳又用布帛

右節傳

鄭眾云傳別謂券書也傳者傳著約束于文書別別爲

六
兩兩家各尋一也以周案傳別當依故書佗傳辨不必
改讀傳之言合辨之言別如符節之合而分也

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九家易云
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史金決竹木爲書契象釋名云剡
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以周案
後世聖人承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佗言是書契佗亏
黃帝也周浚史掌官書府掌官契書大書中央剖而分
之契則亏竹木上先刻其數中剖之其狀有如齒然別
子云宋人有遊亏道尋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曰吾富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

合齒 右書契

書顧命篋席黼純馬融王肅說篋席織蒻苹席許慎作
篋音義同篋鄭元說此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篋
析竹之次青者偽孔傳說篋桃枝竹以周案馬許王等
篋席合下底席爲義底席爲蒻苹篋席則蒻苹之織細
者篋訓織細一義也鄭意合下筍席爲言筍席用竹外
青皮爲之篋席則析其次青者篋字同蒻又一義也偽
孔意篋席黼純卽周禮次席黼純鄭彼注云次席桃枝
席有次別成文此又一義也今從鄭義周禮爲生時席
此不用

底席綴純馬融王肅說底席青蒲席也許慎說弱蒲子
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鄭元說底致也蔑纖致席也
以周案鄭義蒙上蔑席爲言底席爲蔑席之細緻者與
馬許義異江巨庭云周禮蒲筵綴純以此上下文與周
禮參之綴純當其綴純然則底席青蒲席言底者見其
功致也江氏牽說

豐席畫純鄭元說豐席刮漣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
緣王肅說豐席莞以周案鄭注刮漣謂刷治也今本誤
漣無義此亦合下筍席爲言筍席用竹外青皮爲之豐
席則又加刷治也段懋堂云鄭君四席皆主竹言豐筍

以外青刮治不刮治爲別底蔑以次青緻與不緻爲別
竝不牽合周官是也

筍席[元]紛純馬融說筍簍簍[元]說筍析竹青皮禮記
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僞孔傳說筍
弱竹[元]紛黑綬以周案鄭孔同義馬說編簍爲席別一
義段懋堂云孔傳當是弱竹釋文徐云筍子竹爲席集
韻筍弱竹可以爲席皆可證如段說鄭孔義亦異也
許慎云莞水艸也可以作席蘭莞屬皖夫離也郭璞云
釋草莞苻離今鹵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離郝
懿行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

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苳是也是蒲苳本非一物爾雅之苳乃蒲屬非藺屬故說文苳訓草與藺相屬又別出藪與蒲爲類爾雅俗苳爲藪注云苳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藺之苳也以周案禮有苳席有蒲席則苳蒲二物也鄭詩箋云苳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苳草叢生水

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劉子老非之爲苳殷注云苳似蒲而圓眾經音義云苳草外似葱內似蒲而圓此苳蒲之別也

春官司几筵設苳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眾云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纁讀爲藻

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鄭元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
席削蒲翦展之編以区采若今合歡畫謂雲氣也次席
桃枝席有次別成文以周案先鄭續紛爲粉粉色白故
曰白繡後鄭不易字紛如綬與書元紛純同義纁席文
有区采次席文有次別字義如此知纁蒲翦席次桃枝
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爲桃
枝竹席則纁席爲蒲翦之纖緻者矣諸侯祭設蒲筵莞
席眈設莞筵纁席止用蒲莞之屬不用桃枝次席公會
大夫禮用蒲筵萑席又不用蒲翦纁席其罍次然也
祀先王眈席亦如之鄭眾云眈席亏主階設席王所坐

也鄭元云眎讀曰醢謂祭祀及王受醢之席以周案先鄭讀眎為眎後鄭讀眎為醢皆破字後鄭義長

公會禮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鄭元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未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敖繼公云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為物麤惡惟器事用之此禮宜從今文皆作莞凌廷堪云萑席卽周官莞席也莞萑聲相近胡承珙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眎席莞筵加纁席其筵國賓與

眚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會禮之席必不同亏祭祀
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萑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
之垂等妄矣以周案周官司几筵掌又几筵之名物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緹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覲禮引之又諸侯眚席莞筵紛
純加緹席畫純鄭注喪禮引之又筵國賓亏牖亦如
之謂如眚席鄭注聘禮及此記下節引之此節不引周
禮爲證者爲筵席之純兩文不同且此爲下大夫之禮
宜用萑席不昇引諸侯祭祀席爲會大夫禮也敖說不
可從據禮萑莞明有兩席凌氏因其音近而合爲一物

尤非

記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鄭元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以周案此節所記與上節文同如上下大夫禮本無異禮可不必記如上大夫之禮有異弓旉則文不應同且玩記文云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其所記筵席與上文異可知也上節鄭注云萑今文皆爲莞則此節今文作加莞席可知也竊謂上節記下大夫禮宜依古文作萑席爲是此節記上大夫禮宜依今文作莞席爲是下大夫蒲筵加萑席上大夫蒲筵加莞席孤賓莞筵加縹席此

其𦵏也鄭注聘禮引上節記文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周禮筵國賓莞筵加縹席云則是筵孤也與此注同亏記文實未合

春官司几筵天子朝覲饗射祭先王眡席設莞筵加縹席次席諸侯祭祀蒲筵加莞席眡席莞筵加縹席而記禮器則云天子之席又重諸侯三重鬼神之祭單席皇侃說諸侯三重有四席蒲莞筵三上加縹席一熊安生說席之重數異亏棺三重止三席也天子祫祭又重禮器文是時祭三重受神醑席大朝覲大饗會皆然司几筵文是其平常朝覲及燕亦三重席以諸侯燕禮有加

席故也待諸侯則莞筵加纁席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會云上下大夫蒲筵加萑席是雖諸侯恣天子亦然也天子亏己臣子孤卿以下亦然祭天則蒲越橐鞬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諸侯則司几筵云祭祀二重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禮器及郊特牲云三重亏蕤則兩重以介爲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則蒲筵萑席亏己臣子則蕤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宮徹之大射則賓有加席其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大夫士之祭祀止一席故特牲少牢無異席其卿大夫依恣再重席蕤禮賓及卿一席屈也大射賓雖

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

尊之也鄉

今作卿誤

大夫爲主人止

今作正誤

一重席者以賓鄉

人之賢者故下之也鄭鍔陳祥道說書皆言敷重席是筵在地不重席則皆重則王之次席纁席皆重焉與莞筵而又諸侯纁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周官所言與禮器合以周案周禮所言是明種數之別不言重禮經禮記所言是明重數之異不言種天子之席又重有莞纁次三種三種又席其重法不可尋聞諸侯之席三重有莞纁二種設莞筵二加纁席一大夫之席再重蒲莞二種各一兩君相見各三重席其待異國之臣則會禮有

加席而蕤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蕤則以介爲賓也
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
配示降尊以就卑是也若歛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
重也蕤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
臣也 又案周官掌次言罍之張帟曰王三重諸侯再
重孤卿大夫不重弓再重下卽云不重無一重文諸經
言設席曰又重曰三重曰再重曰單席弓再重下卽云
單席亦無一重文則單席不重也再重兩席也三重三
席也宐以熊說爲長熊云席之重數異弓棺者檀弓天
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槨棺一梓棺二水兕革爲

一重柩棺爲一重梓棺二爲再重是四重亦四棺也鄭注分水兕革爲再棺則四重有五棺矣故熊云爾

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鄭注云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加席則亏席上設異席如公會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是也吳廷璣云注以重爲重蒲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意言之其實此經重席卽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卽加耳以周案吳說未是凡加席尊亏重席經云獻卿卷重席獻諸公無加席無加席者又有重席也卷重席者卷其所重之席止一筵矣初布地

者謂之筵重在筵者謂之席

鄭元云橐鞬之設穗去實曰鞬禹貢三百里納鞬服許慎云稽禾橐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以周案今禹貢作結服釋文云粘本或作稽說文無鞬結有稽稽爲禾橐之去其皮鄭意橐鞬但去其實不去皮兩說不同

鄭元云越席翦蒲也服虔云越席結括草以爲席陸德明云越字書作越以周案廣韻越或作越草也楊雄甘泉賦攢并罔與芟括兮李注芟括草名括音括芟括卽越之合聲說文無括括字服注作括从古也鄭意越席卽蒲越蒲之翦者謂之越猶橐之去實謂之鞬也蒲越

橐鞬爲二物李次白申服說括草卽鞬草誤

禮記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鞬之尙陳祥道說橐鞬本亏天然越席出亏人爲人爲不若自然之質故不施亏天神以周案記意人之居以下莞上簟爲安而祭外神則下藉橐鞬之薦上施蒲越之席而已橐鞬非席也蒲越一席耳故曰鬼神之祭單席禮運之越席禮器之橐鞬郊特牲之蒲越橐鞬皆汎言祭祀之禮本不專指郊天而郊天尙質用橐鞬以代席故說文有稽禾橐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之說隋唐因之橐鞬藉天神蒲越藉配天之神鬼

周官司几筵凡器事設葦席右絜几其柏席用萑黼純
每敦一几鄭眾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
載黍稷之席鄭元云柏棹字磨滅之餘藏中神坐之席
也以周案柏席用萑萑如葦而細又黼純焉必非葦之
下席或說載黍稷之席揆下每敦立義特性禮盛兩敦
陳亏鹵堂藉用萑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亏階閒藉用葦
席是其義也但士虞特性敦藉以萑不用几此敦既用
几廢之何復用萑席孔吳軒申其義以爲士直搢敦亏
席人君尊故席上有几几上廢敦存參

鄭元云奉席如橋衡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

橋井上檠檠衡上低昂王念孫云檠檠合聲曰橋故莊
周書曰檠劉向說苑曰橋以周案莊周書云鑿木爲機
後重岸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檠然則本名檠以其挈水
故牽連呼之曰挈檠疾讀挈檠則爲橋也後重岸輕故
其衡常後低而岸昂奉席如之以明首尾鄭注是也劉
端臨引士昏記笄加亏橋經曰奠亏席以橋爲設亏席
上者取譬亏近也恐未然

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眾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
飾也書顧命牖閒鹵序東序皆仍几鄭元云吉事王祭

宗廟祿亏室饋食亏堂繹亏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
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器禮略以周案從後鄭
偽孔傳以仍几爲因生時之几不改易誤

阮湛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
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賈公彥云几兩端各有兩足聶崇
義云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繫是無兩端赤中
央黑矣蓋取彤漆類而髹之也以周案古人執几倏縱
倏橫必無五尺之長馬融以爲三尺近是據賈疏凡四
足或說几曲其兩端局足各一剡續以道家半環几三
足當之不足信

鄭元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枝敖繼公說校謂左廉以周
案古四𦣻字亦作枝釋名𦣻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古文
作枝亦訓爲足鄭意枝兼手足專言足當以作校爲正
校與𦣻通說文𦣻脛也凡几之輒也有人君攝中大夫
輒兩端士輒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奉兩端以進
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賈疏謂公中
輒几以一手誤公尊卑攝几中大夫例輒兩端有司徹
曰尸進二手受亏手閒鄭注云受亏手閒謙也明大夫
輒兩端擬尸中攝几而尸卽受亏手閒不敢中攝以疑
君也俗解以受手閒爲中攝誤士昏禮曰主人拂几授

校校几足授以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
大夫敖氏以授校爲執廉誤張氏以授校爲賓主不敵
亦誤

賈公彥說外拂几如有司徹主人鹵面左手執几縮之
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亏尸甫凡敵者拂
几皆若此卑亏尊者則內拂之吳廷璣曰尸尊主卑旣
以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亏尊者內拂甫後矛
盾以周案有司徹爲賓尸禮鄭注云主人益尊不尋云
主卑宜從疏凡几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
手執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

惟人君爲然大夫以下左手執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
外廉而已賈疏以推拂爲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此人君禮
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外主人鹵面
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橫執几進授尸
弓筵其始以兩手橫執而升繼以左手縮執而拂終
以兩手橫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橫執者几橫也
縮執者几縮也橫几以左手執外廉之舛端右手執內
廉之後端此廉之以近身者爲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
拂縮几以左手執內廉之舛端右手執外廉之後端此

廉之以近右者爲外

人以設弓左故以近右爲外

故右手所執之廉

謂之外廉

見有司徹篇

其執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戰國策

亦謂之抱几而左手常執舁端右手常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尙左手

鄭元云枕几穎杖穎警枕也焦循云穎承上枕几而言卧之所憑爲枕坐之所憑爲几坐而欹卧者則穎穎倚一警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倂也玩蔡邕警枕銘倂應龍蟠蜃蓋擁弓後佗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應龍可見兩翼張弓左右近世倚背圈

裹而葺正是其象高季之人久坐則倦須有穎以安之
故云安居闇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
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
則欹由是昇悟名曰警枕此名同亏古而制取亏曹與
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以
周案蔡邕所銘警枕卽記之穎段氏說此穎與下授穎
之穎異字當作頽頽之言耿耿也詩曰耿耿不寐故謂
之警枕焦氏謂後世高背倚其遺制別存一義備攷
鄭元云豚曰臍肥臍亦肥也春秋傳作臍臍充兒也陸
德明云臍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注作臍徒忽反臧

琳云據釋文經作豚曰豚肥注作豚亦肥也王引之云古無讀豚爲臄亦無訓豚爲肥者經當作豚曰豚肥注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臄釋文亦當作豚肥徒忽反注同此釋正文注文之豚字也下文云作臄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臄也集韻臄肥也或作豚方言臄臄也郭注臄臄肥充也亦作豚音突此皆臄豚同字之證以周案王說甚覈

鄭元云翰音翰猶長也焦循云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鴈雉肥鴈音者也是其用之弓郊則雉天雞以其色赤則雉丹雞以其鳴聲之高雉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

以周案說文翰天雞本爾雅下又引周書翰若翬雉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樊光注爾雅云天雞亦名山雞此非祝號翰音者也說文翰雉肥段注謂雉乃雞字之誤下又引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太魯侯之咎此乃祝號之翰音焦說未是

鄭元云羹獻食人之餘也陳祥道云犬博則涪膏可以充餽以爲獻項平世云牛豕豚羊雞皆以形聲之美者爲號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旨以周案從項說

薌其唐石經作薌其鄭元云薌其其辭也陸德明云其

字又作其

今譌箕

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陳祥道云

梁米香烈至亏其稷亦有芳薌也以周案黍曰薌合梁不尋單號薌訓其字為語辭當以王肅注為正王云期時也見廣雅期亦會也見說文薌期言薌氣之會合也陳氏從唐石經訓為豆其之其亦非也或說薌合之合以量名薌其之其古文之箕字亦作匱器名亦未是

俞樾云量幣之量當讀為員釋名釋言語云員量也山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云量一作員是其證員幣嘉玉文義一律以周案祭祀之幣謂之制幣與尋常之布幅異周官內宰佐后出其度量隨制故書

酒爲數杜子春讀數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鄭注
又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狶以證杜義此量
幣之所由名也幣必用量玉必用嘉明其皆有異于尋
常之物

稷曰明粢古本無此句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辨之以周
案士虞禮明齊酸酒注今文曰明粢案稷也曲禮此文
蓋治今文禮者加之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以周案水謂明水沛齊加明水故
水謂之清滌齊謂之明齊清酌者清酒之號事酒管酒
士虞禮謂之醖酒酸酒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

咎酒見內則注三酒聘禮謂之醑清內則謂之清白故
三酒分二號此清酌舉其一耳

鄭元云嘉薦苴醢也音掉黍稷也音薦鉶羹以周案音
薦謂大薦牲魚膾爲俎實嘉薦薦黍稷爲簋實音掉謂
濡濁之羹爲鉶實說詳饋食同

周書言畎方之粢曰麥黍稷菽稟管子言畎土所宜之
種曰黍稷菽麥稻月令言畎時之宜食曰麥菽稷麻黍
史記天官書占畎種亦同素問言畎行之分屬曰麥黍
稷稻豆以周案管子之畎種與周書本合稷卽稟故先
鄭注鍾氏丹稷云赤稟說文以稷爲稷之黏者與先鄭

異月令之又食以穀之性言絜問又以穀之色分配鄭
注周官疾醫用月令其注職方又種易麻以稻又同絜
問月令出又種注孟子又穀注竝同此說爲又穀之正
名

鄭眾云九穀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元云九穀
無秬大麥而有梁苽以周案鄭注職方及月令以黍稷
秬麥稻爲五穀會醫會膳會之立曰秬黍稷梁麥苽爲
六穀秬爲稻之不黏者內則秬麥蕡稻黍梁秬爲七穀
蕡爲麻之實秬爲稷之黏者九穀似立兼取諸種近程
氏九穀攷從後鄭注又謂九穀立有大麥而無苽後鄭

注不能無疑殊不思六穀既有芘九穀何尋去而不數
欲易兩鄭九穀之名不若存芘并豆而增稻之不黏者
稌先鄭注會醫云稌稷也稷稻之不黏者稻稌並舉猶
黍粱並舉也黍粱稻稌皆穀之賢者故別其黏不黏各
分兩穀稷爲首種秬又其黏者次之麥菽有大小不別
其種又次之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尋時之中和故
謂之禾稌嘉穀實也米稌實也粱米名也程瑤田云禾
稌之有稌者也始生曰苗成曰禾禾實曰稌稌實曰米
米名曰粱其大名曰嘉穀以周案禾稌爲嘉穀之專名

後亦假爲𠬪穀之通僂如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云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是也梁爲粟米之精者後亦假爲五穀精米之通僂如左傳云梁則無矣麴則有之注云梁精米是也自通僂之名盛行而梁粟之專名反爲稷所冒辨已詳程氏九穀攷

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程瑤田云說文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麋以周案程氏此說殊非許意許云黍禾屬而黏者正明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說文麋稌也禾部

稌糜也其字別弓稷秠之後是糜乃稷屬之不黏者也
稌黍同類故今人通謂之稌米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中種黍菽說文以大暑而種段注謂大衍字是也程氏
以爲大暑據極時言未是夏小正二月往稷黍禪管子
輕重丁篇曰至百日黍秠之始此又據早黍而言早黍
亦曰蟬鳴黍二月種五月初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蔡邕章句謂時黍新孰卽今蟬鳴黍是也程氏謂仲春
非種黍時亦一孔之見黍之黃者曰黃黍梁之黃者曰
黃粱黃粱見內則黃黍見內則注今之稌皆黃色其黏
者卽粱不黏者卽黍程氏謂黍無黃者尤謬

爾雅云粢稷秠秠說文云稷齋也又穀之長齋稷也或
从次作粢秠稷之黏者或省禾作朮稷糜也糜稷也程
瑤田云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秠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
紅梁通謂之秠秠蓋稷之類而高大如蘆南人呼爲蘆
稷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
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梁最先稟次之則首種
者高粱也以周案說文秠爲稷之黏者明稷卽秠之不
黏也稷字次亏稷秠之後明稷卽稷之別名也稷長言
之卽爲稷程氏以稷爲禾屬之不黏者此大謬也今人
不論黏不黏概呼爲蘆稷管子臣乘馬篇日至七十日

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此稷爲首種之證也稷稊
爲稌之專名後又假爲五穀之通稱如后稷社稷之稱
稷黏稻黏粟之稱稊是也自通稱之名盛行而稷之名
遂假亏與稊之名遂沿亏稻程氏辨黍梁稷三種各歸
本名亏經典不爲無功必謂秦漢諸書舉梁者輒逸稷
舉稷者又逸梁已不知梁稷之分如其言周書言麥黍
稻菽粟不及稷月令言麥菽稷麻黍不及梁皆爲不辨
稷梁之人矣程氏所論古書之失語多文致所據方俗
之言亦多附會劉楚楨釋穀大判依程闕有補正皆細
末事亦未盡善 又案古禮簠實黍稷簠實稻梁皆以

一黏一不黏相配黍爲禾之黏者稷爲秫之不黏者稻
爲稌之黏者梁爲黍之不黏者程氏謂飯用米之不黏
者黏者釀酒及爲餌資醅粥之屬故簠簋實麋爲之如
以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簠簋實其性黏著幾與邁實之
餌資無以異此說也非特亏麋之異黍餌資之異飯未
甚明白且何以解飯稻之用黏耶又謂麋以供祭故又
異其名曰粢然則稻梁稷獨非祭物耶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沛國謂稻曰粳稌
稻不黏者秔稻屬俗作稷以周案說文稻稌互訓據周
官牛宜稌先鄭注稌稷也爲稻之不黏者禮有稻醴則

其黏者也說文糠稻不黏者亦明稻爲糠之黏者也今人呼其不黏者曰稷米其黏者曰粳米

周官籩人籩實有白黑鄭眾云稻曰白黍曰黑程瑤田云黑黑黍白白稷皆主穀色言以周案白謂稻黑謂黍鄭注有司徹杜注左傳竝同程意籩實用粳米色已變故以穀色爲言而稻又苦其少有言白者故易以稷劉楚楨引管子其種白稻爲證尋之白稻今人謂之白粳粳與米皆白其性較粳米爲粳與粳穀又有別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薶來薶麥也來周所受瑞麥來薶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

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麴程瑤田云來小麥麴大麥廣雅大麥麴小麥麴以周案來麴者瑞麥之名廣雅以爲大小之別蓋三家詩之別說非許意至穰麥之非蔽麥種麥之非穰穰穰豆之非穰豆苞穰當仍毛許遵實白黑當依先鄭劉楚楨已辨之

說文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荅小豆也藿尗之少也程瑤田云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荅其大名也以周案荀乃豆之通稱其小曰荅其大曰戎荀曰桂荀劉楚楨以荀爲大豆則戎荀桂荀曰荀可矣不若從程

說文云麻與尗同从尗从广人所治在屋下尗尗之總

名也臬麻也茅麻母也葩臬實也穉臬屬詩曰衣錦褙
衣褙穉也詩曰衣錦褙衣示反古紵穉屬細者爲紵麤
者爲紵紵細布也程瑤田云器服傳苴經者麻之有實
者也牡麻者臬麻也然則麻大名也無實者臬有實者
苴有實則有實矣麻三月下種夏至後牡麻開細碎
花不實花落後卽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謂夏麻苴麻
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實卽麻實
之穉者八九月閒子熟則落一莖中熟有先後農人數
次搖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
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謂秋麻穉麻今俗爲麤繩線用

之紵亦麻類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南越
紵布用此以周案苴本麻名故詩曰九月叔苴禮經謂
之蕡注云臬實爾雅云廣臬實卽劉子楊朱篇所謂管
人有美戎菽甘臬者是也則臬非無實麻矣今謂之火
麻仁劉楚楨謂今火麻仁止以入藥未以充倉鄭注閒
傳斬衰貌若苴謂其色淡黑則今之黑脂麻是也殊不
知黑脂麻本草經謂之巨勝別錄名胡麻未有單稱麻
者麻子出北地者大如豆可以拾故詩曰叔苴脂麻細
不可拾與詩言違戾矣程氏以稌爲黍屬劉氏以麻爲
脂麻皆大惑也

鄭元云書納總謂入刈禾也銍斲去稾也秸又去穎也
遠彌輕許慎云穎禾末也稾禾稈也稈禾莖也秸禾稾
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以周案鄭意禾莖下節之苞爲
稾中節之莖爲穎先君子曰下節之苞禾顛而乾槁故
鄭以乾槁爲稾禮少儀刀卻刃授穎刃謂刀鋒穎謂刀
柄史記錐處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末見末謂刀鋒穎謂
刀柄故鄭以中莖爲穎凡禾之莖近土者節促農人所
不刈也所刈者凡三節納總者總三節刈之連下節之
乾苞也納銍者斲去下節斲去下節之乾苞不納而納
其上中節也納秸者又去穎是斲去中節之莖不納而

納其上節也納總納銍納秸皆兼納稟者也納稟者穀
未去糠也納米者穀已去糠也鄭君所謂遠彌輕者如
此禮器曰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鄭君解之曰穗去實
曰鞬引禹貢三百里納鞬服以證之鞬卽秸也棄去中
節之莖則上節生穗之莖曰秸其爲席也必用去實之
莖禮注與書注義相足成也說文穎訓禾末與鄭義同
穎之言挺見詩疏云禾末者凡禾自中節以上統謂之
末不指其實采者故說文穎字例亏采杓穠諸字之舛
穠訓禾頭兒杓爲禾之危采尙無頭義程易疇乃以頭
采當穎失許意矣鞬秸爲楷之異文書釋文云秸本或

作稽說文稽爲禾稾之𣎵皮者與鄭釋秣結之義自異
不可強通劉楚楨釋穀申許闕鄭無一當處

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稂二米鄭元云秬如黑黍一稂二
米以周案凡祭祀之鬱秬齊酒牲體四以及籩豆所實
諸物六俱詳饋食門

名物通故三

禮書第四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雞彝鳥彝刻而畫之為雞鳳皇形孔穎達云刻木為雞形而畫雞于彝賈公彥說畫其形也以周案此為刻畫之文非彝形肖雞鳳皇也從賈疏舊圖之謬鼎氏已闢之

鄭眾云罍彝罍讀為稼畫禾稼也方慤說明堂位罍殷以罍灌尊殷以罍是有二罍司尊彝裸用罍彝為灌尊之罍詩行葦洗爵奠罍乃是罍爵

陸佃云黃彝舊圖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無理許慎

云龜曰黃亦以其氣之清明然則黃曰宜畫龜曰如慎
說以周案鄭注司尊彝云黃金爲目孔疏郊特牲云以
黃金纓其外以爲目未嘗指言人目詩疏引異義毛詩
金罍說云金飾龜目

鄭元云黃曰鬱氣之上尊也黃曰黃彝也周所造弓諸
侯爲上孔穎達云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辨代之器
諸侯但有黃彝故云弓諸侯爲上一說黃曰周制爲時
王之所上也故曰上尊非在諸侯爲上也注義非諸侯
尙有三彝而虎雉二彝周禮司尊彝疏又以爲有虞氏
之制是亦辨代之器也如孔疏則諸侯惟有一黃彝而

已尤屬臆說不可從以周案尊謂犧象之屬凡裸彝別六尊之上故黃目亦僭上尊注說固非或以爲時王所上則黃目宜居六彝之首何別亏雞彝之後耶胥失之矣 又案據孔疏所云蓋不以虎蜺爲弄代器與賈疏異然鄭注尙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是鄭固以虎蜺爲弄代之器也注意諸侯亦兼用弄代器而以時王所制黃彝爲上故云亏諸侯爲上孔疏所申非鄭意

鄭眾云蜺彝蜺讀爲虺蛇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鄭元云蜺禺屬叩鼻而長尾以周案後鄭僭爾雅以釋

雖不改字是

鄭眾云舟尊下臺若今承盤陳祥道云舟以屨彝而疊
非屨尊言彝皆有舟見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以
下爲賢則彝舟之爲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
爲去禁謂舟若承盤不然也一說舟若後世酒缸所以
盛鬯猶六尊有壘以盛酒也以周案盛鬯以卣不以舟
壘氏有舟圖如先鄭說可從

莊周云百季之木破爲義尊青黃而文之劉安云百圍
之木斬而爲義尊鏤之以剗剗襍之以青黃礱藻鏤鮮
龍蛇虎豹曲成文章以周案義象字俗作犧賈逵說犧

非古字見說文張揖字詁義古犧字見書序釋文今從
古無取牛義也義尊用木祇有青黃之飾其形斐然本
非萐葆之器故祭天賢素用之莊子周人說周制不誤
自淮南子增益莊文斯失其製王石耀信劉語其何以
解賢梁之義詩曰義尊將將詠其器之大非言其飾之
盛

毛詩傳云義尊有沙羽飾鄭眾云獻尊獻讀如義義尊
飾以翡翠以周案義一作獻獻沙音近故毛訓以沙羽
飾謂飾以翡翠之色其形斐然毛先鄭同義賈疏先鄭
云翡赤翠青爲飾則飾以翡翠羽色卽莊子以青黃之

說合莊子毛傳先鄭注讀之義尊之制已明陳用之讀獻如字非

鄭元說義尊以沙爲畫飾義讀如沙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之象亏尊其形娑娑然以周案注云畫飾志云刻畫據鳥焚是畫飾則此尊其刻而畫之與先鄭注云象尊以象鳳皇而鄭志誤以象尊當義尊而云沙沙鳳皇也以合毛傳沙羽飾之訓義象之制由是混

孔穎達云祭天用陶匏蓋以瓦爲尊畫義羽亏其上或謂用義爲尊是夏殷禮皇氏以爲卽周禮義象非也以周案皇說是也明堂位云義象周尊也則夏殷無義尊

矣瓦尊畫義孔疏肫說蓋疑義尊爲萼美之物與賢絜
之義不合故云爾不知義尊以木不以瓦其形娑然爲
八尊六爨之取樸者八尊較六爨爲質故冪人以疏布
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爨義尊亏八尊中爲尤質故祭
天賢質用義尊禮器云有以絜爲賢者義尊疏布冪櫛
杓

阮謚說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亏尊腹之上畫爲牛
象之形王肅說太和中魯郡亏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
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韞崇
義云王肅以犧象兩尊竝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今

祭器內有佗牛象之形背上各刻蓮萼座又與尊不相連比與王義大同而小異阮氏圖其犧尊飾以牛又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其圖中形制亦亏尊上畫牛爲飾則與王肅所說全殊以周案二說皆以義象爲物而一爲象形一爲畫文則不同也攷古犧本佗義說文犧訓宗廟之牲亦爲牲之總名不必定爲牛古人禽亦稱犧不特牛羊豕昭廿二季雄雞自憚其犧服注昭廿五季傳三犧雁鷩雉也阮湛見義字有从牛遂謂飾以牛王肅要以爲象形亏是偽器日出而齊之子尾送女有牛形之器亦未必定爲義尊且義尊以木爲之

不以金莊子淮南子之文可據至太和時尋亏地中已七百餘年尚不朽壞可辨識乎此王石癯所以力駁也後人作博古圖者每沿阮王兩說見有牛形牛文卽題爲義象尊是未知周璞之爲鼠矣

鄭眾說象尊以象鳳皇鄭元說以象骨飾尊王肅說尊爲象形阮謐梁正說畫象以爲飾以周案後鄭誤以象尊當義尊因謂象尊飾以象骨孔奭軒乃又以象觥徵成其義究不如從先鄭爲安象讀如象服之象象服刻綳爲揄闕翟而畫之象尊刻木爲鳳皇而畫之義尊飾以青黃象尊施又采焉

鄭元云著般尊也著地無足鼎崇義云著尊受又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

莊周說又石之瓠以爲尊許慎說壺昆吾圓尊象形何休說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黻飾鄭元云壺尊以壺爲尊春秋傳尊以魯壺以周案焚大射禮皆云方壺自以瓦爲之容又斗見鼉圖門內之壺大亏瓦甗容一碩見鄭注莊子瓠尊又石汎言爾非禮器也許云昆吾尊鄭云魯尊各有所授凡壺形圓當從許說其方者謂之方壺別其方亦謂之圓壺如何注腹方曰圓壺腹圓曰方壺陳用之嘗駁其名實之不稱

鼎崇義云壺尊受又斗脰足高二寸陳祥道云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也

鄭元云魯人社壇用大罍大罍巨罍也以周案大讀如泰焚禮君尊巨大鄭注云巨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巨罍此注釋大罍爲巨罍卽本焚禮文禮器注云巨罍容又斗正義云漢禮器制度文又引禮舊圖巨大容又斗或據爾雅小罍謂之坎以此爲罍之大者容一碩誤

鄭元云山尊山罍也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以周案山罍卽山尊亦謂之罍尊是六尊之一也大容又斗或說

諸臣所醑亦用山罍誤醑臣之罍容一石毛詩說可證
阮謚云罍以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
平底有蓋聶崇義云張鑑引阮圖指此瓦罍爲諸臣所
醑之罍誤周禮六尊之下唯言皆有罍竝無山罍瓦罍
之名不知張鑑等各何依據況此六罍原在六尊之間
以盛三酒不尋容五斗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
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詩金罍爲諸臣所醑之罍用木
不用瓦受一石非五斗以周案社壝所用之大罍卽六
尊之大尊君夫人所獻之山罍卽六尊之山尊皆中尊
也與下尊之六罍自別六罍皆刻畫雲雷之形鄭注魯

人大罍燕禮瓦大皆著其爲瓦不言畫注司尊彝以山
罍釋山尊則曰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云亦刻畫亦
其犧象也明其以木爲之與大罍瓦大異云山雲之形
明其不祇有雲雷與下尊之六罍又異也阮氏以山罍
夏后氏之尊與有虞氏之泰同用瓦皆有畫說與鄭達
張氏并以此爲諸臣所配之罍合諸罍爲一物尤謬
氏斥張鑑誠當但其圖分大罍大尊爲二物大尊無畫
大罍有畫亦未是陳氏禮書沿罍圖而大尊有足大罍
無足又與罍圖相反其實山罍大罍不可合大尊大罍
不必分阮張誤在合罍陳又誤亏分胥失之矣

異義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土

以梓毛詩說金罍

案金字似衍

酒器也諸臣之所酳人君以

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許慎謹

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

施如人君下及諸臣以周案罍有木瓦金三制無用玉

者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

飾正義亦引韓詩云士以梓梓無飾據此韓詩說罍亦

以木爲之而飾有金玉之異天子以玉非直以玉爲之

也金罍惟洗用之瓦罍社壇用之君尊瓦大始亦此物

祭祀酳臣燕饗飲臣之罍皆用木說文作榘字正从木

云櫺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此正義也或从缶作罍籀文从缶同作罍以櫺有用瓦者故其字又从缶但木罍瓦罍用各有當詩之酌彼金罍自指木罍而飾以金者許云如人君下及諸臣明大夫以上專用金罍與韓詩說自異凡木罍瓦罍皆有大小二制木罍之大者曰金罍容一石其小者謂之山罍容五斗瓦罍之大者曰瓦罍容五斗其小者謂之坎容數未聞

郭璞云釋器彙曰罍器也小罍謂之坎罍形如壺大者受一斛以周案小罍謂之坎當以瓦爲之其大者曰瓦罍容五斗小罍容小亏瓦大其數未聞然猶大亏瓶詩

曰瓶之罍矣惟罍之恥或申郭注大者受一斛卽指瓦
大小罍尙受𠄎斗蓋誤

陳祥道云罍之別有𠄎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以
周案罍之別有木瓦金三制山罍爲獻尊金罍爲酢尊
皆木爲之大罍卽有虞氏之泰尊非對小罍而名大罍
以瓦爲之盛水之罍又別用金若以形制之大小言又
不止有𠄎小罍謂之坎謂瓦器之小者木器之山罍亦
小𠄎金罍盛水之罍各有𡔷等其大小尤不一

沈括云嘗尋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皆一𠄎一𠄎相間
𠄎古雲字𠄎古雷字以周案夢溪筆談所言乃古人盛

水之器少牢禮曰設罍亏洗東或者據此以爲酒器未是

周官鬯人脂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醴事用轂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蜃水中蜃也鄭眾云脩謨概轂皆器名鄭元云裸當爲埋字之誤也脩蜃概轂皆漆尊脩讀曰白謂獻象之屬蜃畫爲蜃形概尊以朱帶者燕節曰轂賈公彥云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概尊朱帶元繻相對黃度等說裸如字云凡裸事不獨祭也賓客享適子冠凡用裸者皆以概盛鬯以周案先鄭從故書佗用謨

脩謨概皦皆器之以義名者其說本通杜子春破謨爲
蜃用水中蜃以飾尊也掌蜃職祭祀其蜃器是其義後
鄭以脩蜃概皦皆漆尊蜃又畫以蜃形說又不同鄭讀
脩爲卣者卣或作脩見集韻皦爲尊名見特性禮及禮
器凡裸事用彝尊見司尊彝職又鬱人云凡祭祀賓客
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賓客之裸亦不用概
尊也大宗伯有貍沈醑辜之祭此裸事用概與醑事用
概對文則爲埋字之譌無疑

右尊罍

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觶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皦總名曰觶其實曰觶觥亦五升古周禮

說一升觚三升

三今誤二賈疏約其文云古周禮說亦與之同是賈氏所見本已誤矣依

鄭所言當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

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

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今本

作觥罰不過一

飲而七升有誤不衍一脫盡茲依聶氏禮圖校正

鄭元駁之云觥字角

旁著氏汝穎之閑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

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

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大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

則一豆豆當作斗與一獻三觥相應以周案韓詩說一

觚觥角觥之次本禮特性記二升觚三升觥本叔孫通

禮器制度鄭注特性禮亦引用之許意古周禮說觚三升與韓詩異其云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斥韓詩說如鄭此駁是周禮與韓詩同孔氏詩禮兩疏所言是也許氏不從韓詩故作說文依周禮本文觚受三升觶受四升不如從鄭周禮一獻三酬則一豆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合之則爲一豆豆四升無須改字鄭破爲斗者明古人酒以斗計不以豆計也

陳祥道云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竦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齧蓋其制若雀然也璣象棧齧象雀而𦍋有目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璣周禮言玉齧春秋傳言璫𦍋則三者之飾可知矣以周案鍾之名棧本段偕字璣之義取乎玆以其器飾玉故字作璣詩行葦傳說文𦍋下注並引夏曰璣徐鍇繫傳𦍋𦍋字下引作夏曰璣蓋因禮運璣𦍋及尸君之文直書从酉其實璣𦍋自以璣𦍋爲正也陳說未當

鄭元云𦍋畫禾稼也陳祥道云𦍋有目以周案𦍋稼音近左傳謂之𦍋目孔疏云此𦍋有目其意謂他𦍋無目

也但𦣻字从𠂔說文以爲象形與𦣻同意是𦣻有兩耳其形如斗陳圖𦣻祇一耳亦未盡是

鼎崇義云梁正阮氏圖𦣻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此非宗廟獻尸之𦣻也今見祭器內有刻木爲雀形腹下別以鐵作腳距立在方板一同雞羹鳥羹之狀亦失之矣案漢書律歷志說斛之制口足皆圓有兩耳而云其狀如𦣻士虞禮注云纒𦣻口足之間有篆飾今取此圖𦣻形近尋其實以周案鼎氏據漢志𦣻狀如斛而圖仍舊譌是何也明堂位云𦣻夏后氏以琖殷以𦣻周以𦣻說文𦣻从𠂔象形與𦣻同意𦣻有

兩耳則斂亦有兩耳矣廢斂無足與著尊同有足之斂

其足亦與彝尊同凡酒器之足無用三足如鼎者斂有

兩耳下又圓足

據阮方足

故漢志云斛狀如斂斛之足渼如

斗斗攷工記謂之髹祭統云尸醑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柄卽耳足卽其髹此斂之形製也其飾則畫以雀

說文獻禮器也象斂

段改雀非

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古

文作𪔐象形案古文象雀形上从內象翼下从冊象身

篆文下以鬯又會意上以𪔐象形斂身飾雀故作𪔐象

雀之飛形尸爲首尾〇爲兩翼之舒上从四以象口之

有兩耳中一以見黃流之在中也篆文內與古文內兩

三
所略分短長而所象之意不同者此猶古文囟爲
目之明篆文改作囟爲囟牖之明其形近其象自有別
孔疏惑于阮圖以輶柄爲輶尾徐氏繫傳謂亦象雀頭
卅象盛酒處其說皆非近之治說文者專說其字象雀
不以爲象器則畢之从囟豈亦象稼連許實甚

程瑤田云囟之形如雀首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
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首二柱
聳翅舒翼將飛兒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然鼎立者其足
也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先鄭注
云衡謂麋衡也麋卽眉王莽傳眊衡厲色蔡邕傳揚衡

含笑路史舜龍顏曰衡皆指眉言經立之容固頤正視不能昂其首今試舉是齧飲之齧之兩柱適至亏眉首不昂而實自盡兩柱鄉眉謂之鄉衡後鄭則曰平也平齧鄉口酒不盡則罪是衡而鄉之非鄉衡矣以周案程氏所說形制本博古圖但博古圖多贗器兩柱經傳無見文可疑一凡酒器無用三足者可疑二齧尋其制其口鄉衡而實自盡亦何待兩柱以爲準可疑三齧制亏梓人以木爲之後人所傳銅器本不署其名目攷古者題曰商齧曰周齧任肫定之可疑四

鄭元云燕禮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爲觚敖繼公云

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以周案禮器言宗廟之器以
小爲賢賢者獻以斚賤者獻以觶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凡飲酒之器斚爲賢觶次之觶又次之角觶爲下故禮
經獻公用斚其他用觶燕禮輕故獻大夫以上用觶獻
士用觶敖說非觶觶二字經多互誤胡墨莊云古文多
作觶故雖觶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觶故雖觶字亦作觶
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辟正主不用斚而用
觶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
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觶今文作觶此今文之誤也如
燕禮賓降洗升媵觶亏公注云當言媵觶大射禮賓降

洗象觚注云此當爲觶此則古今文皆誤鄭弓注一一
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

聶崇義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今
圖足舊圖云觶觚觶角觶諸觶皆形同升數則異陳祥
道云觶如雀觚不圓諸觶形制安昇同以周案觶形如
觚而外畫以雀舊圖云諸觶形同足正聶圖觶作雀形
之謬陳氏反據誤圖以爲難太失察矣觚作八角形可
備一說

毛詩傳云兕觥角觶也鄭箋云觥罰觶也孔穎達云用
兕角爲之故曰角觶毛曰角觶言其體鄭言罰觶解其

用言兕褻用其角言觥以顯其罰以周案觥字本作觥
說文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觥觥然傳云角觥據
兕言之非謂角觥之角觥也孔疏云用兕角爲之是已
鼎氏禮圖以爲形似兕角失之

鼎崇義云舊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以
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疏云觥亦五升許
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也則觥是觥
觥觥角觥之外別有一器以周案舊圖兕言其質先師
說兕言其形二說各異不能強合云無兕用木非
陳祥道云明堂位加以璧觥璧角則天子自觥而上用

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觚獻公則諸侯之餼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器禮與亦角觶。蓋大夫以角。士木而已。器與用角觶攝盛也。以周案據鄭內宰燕禮諸注。瑤璆以玉飾象觚。象觥以象骨飾角觥。以角飾而其質皆用木。右數

舊禮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圓壺受一斛。腹方。足口皆圓。陳祥道云。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以周案何休注。公羊傳。國子執壺漿云。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方。壺圓。腹圓。壺方。腹其說舊矣。且方壺以足口皆方。尋名圓壺以足口皆圓。尋名有何名。

實之不稱甬圖方壺腹足皆圓圓壺腹足皆方傳寫者失之也陳氏欲翻舊說并去其足尤謬

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甬飾禮舊圖云方壺圓壺皆畫雲氣以周案二說不同甬氏禮圖以何注所言爲反甬著壺之壺舊禮圖有酒壺云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甬著壺漆赤中有畫飾存參右壺

鄭元云少牢禮尊兩甬皆有甬古文甬皆作廉今文甬作鼎校勘記云鼎甬尊甬在今文則皆作甬在古文則皆作密後人妄爲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

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爲尋蓋以冪爲古冪爲今儀禮中無此例胡承珙云案此說非是鼎冪尊冪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密者然未嘗不作冪十七篇中所云古文作密者在今文則多作冪者也至古文雖少作冪之字然如旣夕記之甝古文卽俗冪爲之則此古文或本作冪今文則又作冪注當云今文冪作冪鄭因下文啟二尊之蓋冪作冪不作冪故亏此從古文經字作冪疊今文不用冪李黃所改者未必非也以周案尊冪用布鼎冪用茅今文尊冪字或俗用冪鄭注疊今文不用正明二字之有別也校

勘記泥亏今文遂謂冪冪無別胡氏又謂今文冪冪鎔出胥失之今文亏此作冪下文啟二尊之蓋冪亦必作冪可知也

鄭〔元〕云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賈公彥云夏宜用綌冬宜用錫陳祥道云君尊故燕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臣卑故鄉飲昏器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少牢尊冪蓋用綌以鄉飲酒知之以周案凡尊冪錫爲上綌次之綌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綌葛之細者也大射冪用錫若綌燕禮冪用綌若錫惟君尊用錫也或綌或綌亦惟其所用上尊兼下鄭注以爲夏冬之

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性皆用綌是士以綌爲正也以君用錫士用綌推之則少牢之冪宜用綌陳氏以爲用綌非其塋也周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簋畫布爲布之細者卽錫也尊簋用布其餘四飲三酒盞亦用綌若綌

鄭元云士虞冪用綌布綌布葛屬賈公彥云綌綌以葛爲之布以麻爲之綌布麻葛襍故有兩號吳廷璣云綌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爲說王引之云焚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云冬夏異也以此例之冪用綌布猶言冪用綌若布耳綌用亏夏布用亏冬不同物也以周案士虞冪

用絺布對土罍冪用功布爲文功布者布之麤似大功
縷絺布者布之細近絺葛此惟施之吉凶事者

陳祥道云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爨言
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
以周案冪人下文云凡王巾皆黼黼亦畫也凡者統上
事言之非別上之詞則疏不言畫畫可知也畫不言精
精可知也義在互見不在別異如謂八尊之疏巾不畫
何又云凡王巾皆黼鄭注分八尊之疏布爲祭天六爨
之畫布爲祭宗廟凡巾爲四飲三酒本屬未當又謂畫
雲氣與本文又違或云諸侯以下畫雲氣

右冪

舊禮圖云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
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
升漆赤中丹柄端蒲勺頭如髡頭聶崇義云龍勺師儒
相傳皆以刻勺頭爲龍頭狀疏勺亦宜如疏匕通疏刻
畫雲氣飾其柄陳祥道云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
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疏勺蓋與疏匕疏屏疏渠眉
之象同蒲勺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
水物也勺所以斗齊涵明水故其飾如此以周案灌尊
之勺皆有飾鄭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髡
頭此舊圖所本俗儒謂三勺皆刻亏其柄未是鄭注玉

人黃金勺鼻寸云鼻勺流凡流皆爲龍口則龍勺之龍
在口不在柄明矣鄭注此三勺竝言頭明其疏刻皆在
口也勺篆文作勺象勺之形中●象有寶也橫視之
絕似鳥頭而蒲勺畫蒲交錯如羽形與鳥頭更肖故鄭
注云合蒲如鳥頭疏引皇侃說竟謂刻爲鳥頭微開其
口以象蒲之本合非也陳用之說別存一通云疏水道
無據晶說疏刻雲氣較近雲水氣

右勺

鄭元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从豆
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賈公彥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
季和穀豆多有故从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

是以豐季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之曲不用
本字而用豐季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段玉裁云注
曲聲是衍字胡承拱云儀禮古文當本作彗六書故引
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丰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古文彗
不從山汗簡亦只作彗蓋丰卽丰字說文丰訓艸盛韵
會云說文本作𦰇據此知古文彗本从𦰇亦兼取盛意
許鄭義同但鄭以古文彗不从山故但云丰聲傳寫者
誤作曲胡肇昕云鄭注當作𦰇近似豆大而卑卽鄉射
注所云豐形蓋似豆而卑也注云若并鹿盧正謂曲之
形也惟其若并鹿盧故其字从豆曲而其形則近似豆

大而卑矣以周案曲不成字賈疏非也胡氏謂禮古文
本𣎵𣎵鄭注曲聲爲𣎵聲之誤尋之而云𣎵取盛義亦
非鄭意古文𣎵以𣎵尋聲𣎵以丰尋聲篆文𣎵豐說文
云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許意豆之豐滿爲本義而承
尊之豐爲𣎵𣎵字也鄭注則以承尊之豐爲本字其字
从豆象其形也故注大射云其字从豆近似豆大注鄉
射云豐形蓋似豆而上从𣎵諧其聲也非象豐滿之形
亦非取豐滿爲義故注鄉射云似豆而卑注大射云𣎵
聲近似豆而卑此許鄭說字之異也六書故引唐本蜀
本說文是據鄭義以改許書者段氏刪注聲字胡氏又

欲改爲形字是又據許書以改鄭注胥之阮雲臺旣據鄭義以改說文豐字注又推鄭說以改說文豐字注說愈膠葛矣鄭注引說者以爲若井鹿盧本不足信云其爲字从豆破井之說也又云井聲破象鹿盧之說也胡氏謂鄭注宐作曲形卽申其義要謬

禮器制度說射罰竅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匱國戴朽以爲戒張鑑說豐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異也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以周案禮豐有二三以承尊一以承竅賈疏謂承尊之豐稍大是也而其制初無異制度豐侯之說說文亦埒亏本義之後

張鑑據鄭注駁之亦是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謬醉亂

迷迭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豐

鄭元說實獸之櫨如今大木輦上有四周下無足

特性注

斯禁謂之櫨者無足有似亏櫨或因名云

禮器注

熊安生

云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佗記之人始名為櫨孔穎

達云定本無世人二字少牢有櫨是周公時已名斯禁

為櫨以周案禮有實獸之櫨有陳饌之櫨有承尊之櫨

鄭意實獸陳饌之櫨是本名承尊之櫨為後起而後起

之名亦非始亏佗記者 又案鄭注既夕云櫨今之輦

亏特性注云如今大木輦則實獸之櫨必大亏陳饌承

尊者矣。鼎氏引舊圖以實獸之棨，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淡八寸。陳饌之棨，長七尺，廣二尺四寸，淡八寸，未知所據。陳饌之棨，非一，未必凡饌悉取一棨中。

鄭元云：棨，斯禁也。無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

賈疏所見本，作士用。

棨禁

禁如今方桼。

今注疏本脫禁字，茲依疏出注文補。

隋長局足高三寸。

皇侃云：棨一頭有足，一頭無足。孔穎達云：棨長四尺，廣

二尺四寸，淡八寸。無足，漆赤中青雲氣。

漆字據鼎圖補。

菱苳萐

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

雲氣。菱苳萐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賈公彥云：大夫

用斯禁。士用桼禁。禁是定名。桼者，是其義。稱桼禁，斯禁

名異形同以周案孔疏本漢禮器制度文賈疏用誤本
鄭注義當從孔禁承兩甌可以少牢同櫨推之其形局
足刻如褰帷酒輕則安酒重則覆故謂之禁皇說一頭
有足雖不足信而禁足之弱難以承重可知也舊圖未
是

孔穎達云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鄉射是
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賓從大夫也大夫承尊用櫨
士承尊用禁賈公彥云禁以禁戒爲名櫨取不爲酒戒
特性壺禁記云壺櫨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名雖異
其形同故禮器大夫士總名櫨禁以周案士亦有用櫨

者但特性有櫨以實獸既夕有櫨以承饌竝不用以承
尊用櫨承尊惟大夫士用禁禁爲酒戒見士冠禮注櫨
不爲戒見特性記注士卑爲酒戒而名禁故士冠士昏
飲酒存其本名而亏特性祭祀不爲神戒雖有足亦變
名爲櫨曰櫨禁所以別大夫之單名櫨也大夫尊優之
不爲戒而名櫨故少牢祭祀存其本名而亏鄉飲鄉射
宜爲酒戒雖無足猶存禁名曰斯禁亦以別士之單名
禁也玉藻大夫用櫨士用禁自是定名斯禁櫨禁以明
其義禮器大夫士櫨禁亦區別辭非通言

鄭元云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猶太也大夫斯禁禁切

地無足者陳祥道云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
櫨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斂
廢斂也櫨禁同制特其足之高下又異耳廢禁之制不
見于經特葬禮尊有豐鄭謂似豆而卑其他不可知也
以周案豐爲上下通制故鄉射亦有設豐之文而禁則
有上下之別陳氏欲以豐當廢禁則鄉射之士上僭乎
天子矣禁有足其無足者別謂之斯禁斯之言漸故注
云斯禁禁切地陳氏欲以無足當廢禁則天子諸侯又
下替于大夫矣經之立文各有所當廢斂廢斂斂之
別名也禁之別名曰櫨曰斯禁而廢禁非天子諸侯之

別名故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櫨士側尊用禁不及天子
諸侯禮器欲明以下爲貴不昇不及天子諸侯故以義
足之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如廢禁亦其別名也禮器
可如下句大夫士櫨禁之例曰天子諸侯廢禁可矣玉
藻亦不應不及右櫨禁

受業燕錫范鼎
子家簋全校

名物通故四

禮書弟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舊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鎔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鼉崇義云羊鼎受五斗大夫以銅爲之無飾豕鼎受三斗士以鐵爲之無飾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案下有牛羊豕鼎肩長短不同鼎宜各異或說非也以周案鼉氏以羊豕鼎爲無飾非苟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

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也攷匠人廟門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鄭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腳鼎者牛鼎之陪也而不以爲羊豕鼎韜氏乃依匠人注鑿之以爲牛鼎之局長三尺羊鼎之局長二尺五寸豕鼎之局長二尺似未足據

韜崇義云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陳祥道云若然魚鼎脂鼎豈皆狀以魚脂乎以周案荀九家易說牛鼎三足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豕鼎形同豈牛鼎飾牛首羊豕鼎飾以羊豕首乎韜

說不足據

經言鼎之數不同記云鼎數奇而經有十鼎十二鼎以周案士用特豚或一鼎或三鼎一鼎者特豚無配士冠醢子士昏婦饋舅姑及小斂之奠朝禴之奠是也三鼎者特豚而以魚與膾配之特牲禮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鼎魚中鼎膾下鼎昏禮其牢士器大斂朔月遷祖及祖奠皆用三鼎是也又有士禮三鼎以盛蕕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遷奠陳鼎又弓門外是也其用太牢者或七鼎或九鼎或十鼎或十二鼎七鼎者牛羊豕魚膾腸胃膚公會禮所言下大夫之禮是也九鼎者又加之

以鮮魚鮮膾公會禮所言上大夫九俎卽九鼎也少牢公會皆有腸胃而少牢又鼎腸胃不與牲異鼎公會七鼎腸胃不與牲同鼎皆取鼎數奇也十鼎者正鼎七陪鼎三聘禮設殮上介鼎七羞鼎三是也十二鼎者正鼎九陪鼎亦三聘禮宰夫設殮飪一牢鼎九羞鼎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鼎數奇而有十鼎十二鼎者分正鼎陪鼎言之皆奇數也其又有十四鼎者卽七鼎之數而陪之聘禮歸饗餼腥二牢鼎二七亦奇數也參攷孔賈義疏如此陳用之云聘禮之鼎過亏王數聘禮陳鼎也王之曰舉會鼎也士之旣夕過亏特牲特牲庸

禮也既夕斯須禮也至舊說又以鉶爲羞鼎辨詳後
公會禮鼎設局甬甬若束若編鄭元云凡鼎甬蓋以茅
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局作鉉古文甬皆
作密以周案尊甬鼎甬二字不同今文尊甬字亦作甬
古文鼎甬字又作密皆段借字也扛鼎之鉉古文作局
亦段借字說文作甬甬口聲與甬異此乃局之正字也
今多不分

段玉裁云局篆作甬以口野之口爲聲音古熒切甬以
一下丞之口爲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甬以木橫貫鼎
耳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甬七箇卽易玉鉉也

金部鉉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鬬則許氏所據古文禮作鬬甚明十七篇內本皆鬬鬬連文後人因鬬字易混遂易鬬爲局王念孫云此臆說不可從說文鉉字注禮謂之鬬當作周禮謂之鬬與鬬字注引周禮正合鄭注明言今文局爲鉉則古文乃是局字非鬬字許不引者局乃鬬之俗字例不尋引也以周案古文作局密隸古定鬬密今文作鉉鬬說詳六書門鬬鬬字別鬬爲覆鼎之物編茅爲之鬬爲扛鼎之物以木爲之以木橫貫鼎耳謂之鬬以金飾其扛鼎之木謂之鉉鬬其質鉉其飾二字亦別士冠禮設局鬬鄭注不讀局

為鬲者嫌破字也不從今文作鉉者鉉非扁之質且非
土飾也公會禮仍從古文作肩不從今文者明一律也
右鼎

舊禮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
赤中央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以周案俎有上下
端少牢禮云肩在上謂上端也凡牲體肩臂臠之在俎
者載上端髀骼之在後者載下端脊脅腸胃肺則在俎
之中央舊圖中央黑所以別其兩端也俗人誤以中黑
為格木分爲二區謬矣兩端赤中央黑文見鼉圖諸臣
加雲氣天子犧飾之文見明堂位孔疏詩箋云大房玉

飾俎也是天子房俎又有玉飾

鄭元云椀始有四足也巖爲之距舊禮圖云巖亦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賀循云直有腳曰椀加腳中央橫木曰巖以周案巖施亏足之上下之中閑鄭注少牢禮俎拒云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鄭以拒爲俎足之橫木故讀從左傳爲之金距之距服注金距以金踏距是距爲雞爪也鄭意距爲橫觚之名故注鄉射記距隨以爲物之橫畫金距者雞脰附金以橫觚之也漢五行志不鳴璫距注云距雞附足骨鬥時所用刺之與鄭義合俎距當脰中節故又申之云脰中當橫

節陳用之禮書俎圖施距亏足下與房互異大謬鄭又注夏后氏以巖云巖之言歷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歷者巖之義橫者距之義也

鄭元云殷以棋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舊禮圖云棋讀曰矩曲橈其足孔穎達云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巢殷俎似之焦循云說文枳積枳也徐鍇云積枳不申之意此枳棋卽積枳也荀子桐木必待隳枯烝矯然後直枸卽棋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卽積枳言樹木曲橈者身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也樹之名枳枸者亦取

義亏積楸非殷俎取義亏枳枸樹也正義迄矣以周案
鄭注之枳楸卽說文之積楸乃不申之意非木名故禮
舊圖改讀曰矩禮舊圖卽鄭阮禮圖也焦語雖過矯以
殷俎非取義亏枳楸之樹其說自正

毛詩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
制足闕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以周案大房房俎
也毛傳據周語全烝房烝殽烝爲解房烝半體謂之房
俎猶殽烝折節謂之折俎也鄭箋據明堂位椀嶽榘房
爲解椀嶽榘皆以俎之形象言則房亦其狀也房俎之
異在柎故禮注云房謂足下柎古絜柎亦謂之房也俎

从公且形聲兼會意字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

其下地也古文作且鄭意且古文作且

見玉篇

祇有一橫

故云上下兩闕詩疏謂枌上有橫似亏堂上有房與箋
房枌之訓違禮疏謂俎頭兩足各別爲枌足闕橫者似
堂之壁橫下二枌似堂之兩頭各有房較詩疏爲明云
各別爲枌者明一足一枌也晶圖兩足同枌又不施橫
木俱未合又云自巖俎以下皆宜有舟𦍋肥說

右俎

鄭元云特性禮記邇巾以綌也繡裏棗烝與擇舊說繡
裏者皆元被敖繼公云此巾云繡裏則是凡巾皆複爲
之以周案巾在邇外巾以綌也句絕也者別事之詞繡

裏棗烝臬擇皆言遵裏之物纁裏者遵以竹爲之而又
以布纁其裏也禮言纁裏者三皆謂竹器之裏飾竹器
之飾裏其常也而士昏之笄又加以緇被注云被表也
笄有表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明其異也聘禮之竹簋
方元被纁裏同特牲禮之遵纁裏專謂竹遵之內飾注
引舊說裏必有被以倫異義其意遵之纁裏與笄同不
必皆有被有被者盡飾耳合士昏注讀之自見巾用絺
綌取其疏達何用複爲然敖氏說亦有本韞氏禮圖云
遵巾用綌元被纁裏圖一幅

舊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外御口圓徑尺
爾雅疏高尺二寸

漆赤中

爾雅疏作黑漆飾朱中

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加象飾

口天子玉飾

御覽

以周案少牢饋食有瓦豆是豆不盞以

木也旗人爲豆崇尺是瓦豆之高也邇人注云邇加豆
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爲邇豆皆面徑尺柄尺依漢禮
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
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二寸
非也柄卽中央直者禮謂之校其下有跗禮謂之鐙跗
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爲高尺二寸鄭注襍記云豆
徑尺疏云面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
實四升鼂氏以爲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

鼐崇義云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容四升有巾儀禮鄉射脯長尺二寸橫弓籩上以周案禮注無豆口圓徑尺二寸之語鼐氏蓋以籩豆大小相等而鄉射有脯橫籩上之文遂定豆口之徑尺二寸也攷鄉飲記注云鄉射禮臠長尺二寸曲禮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疏云曲禮注屈中曰胸臠脯長尺二寸其橫弓籩上者屈中止長六寸此說雖未盡然曰橫弓上則其口必小矣 又案對文豆以木籩以竹通言之籩亦僞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

籩瓦豆謂之登是籩登均有豆名也籩有豆名故膳人曰共豆脯豆謂籩登有豆名故大戴記曰豆之先大羹豆謂登

記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元云豆之數謂天子朔會諸侯相會及會大夫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鹵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鹵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鹵夾各六皇侃云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鹵夾各十七合之故六十也孔穎達云禮正羞庶羞有別此上大夫

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醯醢百二十簠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非也以周案鄭注堂上東兩夾之陳參合掌客聘禮及此記以定之掌客注言義甚之尤詳精密孔疏駁皇亦當陳氏禮書謂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然每食所用如禮器數亦嫌太多分別無當不如從注俱作陳數說

郊特牲鼎俎奇邊豆偶而有司徹有六俎鄉飲酒義有三豆又豆孔穎達說鄉飲酒是季鹵相次非正豆也陳祥道說俎別而陳之則賢奇祫而用之雖偶可也有司

徹械俎也

楊復云士冠脯醢士昏醢賓脯醢鄉飲脯醢眾賓辯有
脯醢鄉射薦脯用籩又臘醢以豆聘禮醢賓脯醢又筵
几弓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
饗禮始奠奠脯醢小飲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禮主
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醢兩豆葵菹
臠醢兩籩桌脯大斂駢豆兩籩燕士虞兩豆兩籩獻
祝兩豆兩籩特牲兩籩兩豆主婦致饔飧主人兩豆兩
籩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遺奠四豆四籩少牢賓尸四
豆四籩以上皆四豆四籩又云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

豆菹醢四豆無籩婦饋舅姑有菹醢無籩聘禮歸饗餼
八豆鹵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籩公會大夫下大夫六
豆上大夫八豆無籩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
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主婦亞獻尸始設
籩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籩也逮賓尸主婦薦
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亏房觀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
籩輕亏此可見矣凌廷堪云楊說非也考禮之通例食
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會大夫有
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牲尸入九飯
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入十

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益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籩輕也以周案陳用之有簠尊簠卑之說楊信齋因之又以為豆重籩輕其實禮有黍稷用簠有稻粱即用簠有乾物用籩有濡物即用豆器必當其用物必當其禮其輕重初不在器也凌氏駁楊甚覈其駁陳說謂黍稷正饌稻粱加饌正饌尊亏加饌則簠亦尊亏簠此說矯枉過正六穀以稻粱為貴如以加饌為卑則稻粱亦賤亏黍稷乎

右籩豆

賈公彥云祭宗廟皆用木簠瓦簠以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陳祥道云先儒謂宗廟之簠豆用

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亏豆亏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以周案郊特牲孔疏以祭天之簋豆用瓦說同賈疏據皇侃說器用陶匏是盛牲牢及酌酒器不以爲簋豆專用瓦瓦豆質木豆有飾不飾其不飾者亦質耳

毛詩傳云圓曰簋許慎云簋黍稷方器也古文化匱集韻

引作又化匱又化机簋黍稷圓器也鄭元云方曰簋圓

曰簋周禮舍人注易損二簋可用亨離爲日日體圓與爲木

木器圓簋象聘禮竹簋方以竹爲之狀如簋釋文作簋誤說詳阮

氏校而方如今寒具筩筩者圓此方耳舊禮圖云內方

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陳祥道云簋外圓內方說文
謂簋方器者言其內也鄭注圓曰簋者言其外也以周
案詩伐木傳有圓曰簋之文說者以為後人據鄭注所
增非毛公本訓此乃墨守說文家之言也竊攷其文有
佗匱佗匱佗杝佗簠並見說文佗軌佗九周禮舍人先鄭注之異器
之文又有十餘體而以匱匱杝三體為最古軌者匱之省九者
杝之省簠者匱杝之別其實有用土史記自序佗土簠
用瓦見考工用木見易鄭注古文从木用竹見聘禮及
竹佗簠以用用銅禮管仲鏤簠謂銅之異蓋自堯飯土
竹為之也簠爾雅金謂之鏤匱而後有虞氏尚陶乃有瓦匱以盛黍稷其形本圓三

代益文又以木爲之而加以飾亏是有机字後又變其形爲方而以竹爲之以盛棗栗亏是有簠字時或範之以銅或圓或方本不一制阮氏鐘鼎欵識謂目驗諸器知簠多方而有圓者簠多圓而有方者是也然其字十有餘體竝不从竹化簠以盛黍稷之器本用木不用竹也自秦漢以來匱机之文爲簠所奪鄭注乃以木簠圓竹簠如簠而方分別言之其說最正許氏說文例宗小篆故以簠字爲正文編入竹部自應用竹簠本義以爲方器簠方而簠圓矣說者不察謂許氏以古文匱匱皆从匚故知其器本方則簠古文化匱亦从匚說文又何

以云圓器乎說文匚字下云受物器也本不指定爲方器矣竹簠方經有明文木簠圖說出毛傳而木竹二簠不能久傳亏世蓋漢人已不及見而又以師說有方圓之異亏是爲內圓外方之說以彌縫之然御覽引禮圖云簠中方外圓簠中圓外方與聶氏圖所引又異聘禮釋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與御覽所引合周官舍人注方曰簠圓曰簠賈疏云皆據外而言又與聶氏所引合但御覽文多誤其所引禮圖簠簠字實互易今更定之如左禮圖云簠受一升御覽誤以爲簠今正旅人爲簠實一與氏簠自異然云受一升嫌太小聶氏引無此文足高

一寸聶氏引中方外圓聶氏引漆丹中聶氏引

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聶氏盛黍稷聶氏

禮有明文鄭注掌客亦云簋黍稷聶氏御覽誤以受一升

器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簋之誤聶氏為簋今正

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聶氏引聶氏足高二寸挫

八角形也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簋聶氏御覽聶氏盛稻

此文似倒梁禮有明文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聶氏又案

梁簋盛稻梁禮有明文云云亦簋簋字互誤也

鄭注損之二簋為木器二數名注坎之尊酒簋貳用缶

云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亏簋副設元酒而用

缶則以簋為瓦器貳訓副分別甚精自注家兩簋不分

坎之酒簋亦訓為盛黍稷亏貳用缶句不貫而鄭注尊

弓簋亦疑爲不辭矣

胡培翬云聘禮竹簋方有蓋則元被纁裏者乃是飾之
弓內外非覆之弓上者與遷之用巾似別以周案胡氏
以元被纁裏爲內外飾是已以爲有蓋不必覆以巾猶
非也簋簋皆有蓋有帟公會記云簋有蓋帟注云去會
弓房蓋以帟

歐陽修云簋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
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弓其蓋
刻龜形與原父所尋真古簋不同戴震云集古錄所言
卽三禮圖弓簋蓋作一小龜形也其說始弓儀禮疏誤

解鄭注鄭云飾蓋象龜蓋者意疑未定之詞以周案集
古錄所言銅簋也卽禮之鏤簋鄭注禮器鏤簋云刻爲
龜又注襍記鏤簋云刻爲蟲獸皆據通體刻之竝非指
蓋而一云龜形一云蟲獸以簋不一制難以指定故兩
言之孔疏則謂龜簋譬相近直傳會耳戴說尤誤說詳
後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元云竹簋方者
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筩筩者圓此
方耳釋文作簋云本或作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鼎
氏集釋敖氏俱作簋注同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

俱作簠張爾岐從釋文戴震程瑤田段玉裁胡培翬皆
從唐石經其說云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竝
作簠賈疏云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
鄭周易注坎卦鄭注云離為日日體受斗二升依旌人
簠受一殼言之是賈本作簠也鄭注以簠為木器而圓
而經竹簠不圓故曰方以別之若經本作簠簠本方何
必贅言方鄭必破簠為簠矣今鄭不破字是鄭本作簠
也然則簠圓簠方鄭義詳亏許矣

賈公彥說瓦簠木簠竹簠皆容斗二升舊禮圖云木簠
受一升集古錄銅簠容四升博古圖銅簠容三升七合

所見各異

鄭元說簋大夫刻爲龜諸侯又飾以象天子以玉士用
鼓特牲饋食禮變數言簋容同姓之士冝從周制陳祥
道云簋大夫士刻龜弓蓋而已人君則全飾之以周案
簋簋藝美之器大夫以上用之士祇用數特牲饋食禮
云兩鼓在鹵堂是也其末云佐食分簋鉶此蓋以數亦
簋類遂通稱之此與鄉飲酒禮解亦稱設同鄭注容同
姓之士冝用簋簋未是或據管仲鏤簋爲僭以爲大夫
亦不冝用簋禮聘禮有簋詩禮賢有簋皆從諸侯之制
此說亦非鏤簋謂刻以龜文而又飾之當以鄭注爲是

然鄭注刻爲龜亦謂通體刻以龜形陳用之誤信簠簋刻龜之舊圖而遂生此曲說尤不足據

孔穎達說諸侯朔月四簋天子朔月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食禮其數更多公會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聘禮饗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面夾各六簋其諸侯則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曰四簋黍稷者見其修亏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畱

之厭故也大夫祭則四簋少牢禮是也士則二簋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陳祥道說天子曰食八簋諸侯曰食四簋玉藻朔月亦食四簋爲異代禮以周案諸侯朔月食四簋祭用六簋天子朔月食六簋其盛舉同祭禮用八簋禮食有加亏祭者食陳數非食數也陳說不足據

右簠簋

鼎崇義云瑚璉與牟案諸舊圖形制同亏簠簋故略而不取以周案瑚璉形制之不同鄭注已云未聞據御覽引舊禮圖云瑚受一升制度云如簠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簠而兌

下所述形制據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文云平下者謂底平無足也云兌下者謂底銳佗足也則瑚璉有足不足之分矣鼎云形制同簠簋太失察簠之不同簋也明矣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瑚璉者簠之類故舊圖以簠擬之謂形制同簠非也康成包咸注論語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云夏瑚殷璉當別有所據皇氏以論語注爲誤亦未是

右瑚璉

鄭元云少牢禮鼓皆南首鼓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賈公彥云經鼓皆南首明象蟲獸之形以龜有上下甲故知鼓蓋象

之戴震胡培翬諸說鄭注蓋字是虛詞非會蓋之蓋其
誤自賈疏始以周案少半禮鼓皆南首首而曰南是首
非鼓之蓋也士器禮鼓啟會面足足而曰面是足非鼓
之腳也鼓別有首有足則其器必有所象矣鄭注南首
而云飾蓋象龜者謂飾鼓之蓋作龜文以象上甲知上
甲則知其首爲龜首也故舉蓋以明之蓋非疑詞戴胡
之說非也云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明器之有蓋者
皆飾以龜此爲簠簋之通例也云龜有上下甲者申言
飾蓋象龜之義以明蓋象上甲底象下甲則其首足自
在鼓身可知舊禮圖作龜全形亏蓋上非也鼓身如釜

故目象覆釜謂之鼓目耳象覆釜謂之鼓耳近之圖鼓者尤不制

鄭元云鼓敝會面足執之令足閒鄉耑也鼓有足則鼓之形如今酒鼓敖繼公云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少牢禮鼓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鼓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盛世佐云鼎圖鼓蓋爲龜形用少牢注疏說也今鼓蓋旣敝猶云面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以周案據鄭注鼓有三足執之之法令兩足之閒鄉耑則一足鄉身也舊禮圖鼓全足如解本誤陳氏禮書云近尋古鼓于地中有三足是也敖氏以爲飾龜之足足對首言說

自可通而沿舊圖龜負蓋之說故又謂足在蓋上與啟
會之文相觸故盛氏有此疑其實蓋象龜之上甲其首
與足自在鼓身也面足者首鄉身也如以鼓足言鼓三
足曰面不義故必須以闕字足之

舊禮圖云鼓有足其形如今酒尊牟受一斗如鼓形古
牟受一斗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以周案
鼓有足牟如鼓而下平無足則牟者卽廢鼓也故經記
中多鼓牟連文鄭注內則鼓牟云牟讀曰整黍稷器也
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正義引隱義云整土釜也今
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據此則整爲本字牟爲借字後

人以木爲之又加木作梓既夕禮今文曰兩鼓兩梓凡鼓牟皆有瓦木二物其身之形制皆與釜相同但鼓有足牟無足釜有耳而無蓋與飾其所容受大小亦不同也

鄭元云既夕禮兩鼓兩杆杆盛湯漿今文爲梓以周案公羊傳古者杆不穿注云杆飲水器與鄭注同其字以孟爲正說文孟飲器是也今文作梓兩鼓兩梓卽內則之鼓牟其字以釜爲正鄭彼注云牟讀曰釜鼓牟黍稷器是也

右鼓

舊禮圖云鍬以盛羹受一斗

御覽作一升誤茲依鼎改

口徑六寸有

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
天子以黃金飾鬲崇義云銅是羹器卽銅鼎也故周禮
亨人祭祀則供銅羹而掌客注云不穀則無銅鼎然則
據羹在銅曰銅羹據器言之曰銅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今祭器中有以木爲之者平底無足以周案銅爲盛羹
之器大羹盛于彝銅羹盛于銅銅非鼎屬御覽引舊圖
銅有足高一寸品氏誤以銅爲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
合之非也胡竹村聘禮正義云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
廉此堂上又有銅則銅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銅三十

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鉶與鼎爲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無鉶與鼎非爲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鉶鼎卽陪鼎後人沿其誤胡氏說是鉶亦作鉶鉶爲鐘之長頸者通借字也

賈公彥說公會大夫禮有四鉶而扱上鉶辯擣則惟有一杞以優賓也少牢羞兩鉶皆有杞彼爲祭神故各有一杞敖繼公說公會禮四鉶皆有杞其擣之惟用上者之杞褚寅亮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杞餘杞不爲虛設郭賈疏爲長

右鉶

鄭眾云角栖角匕也許慎云禮有栖栖匕也鄭元云栖狀如匕以周案栖有醴栖有鉶栖醴栖以角爲之鉶栖以木爲之兩栖尙有別則扱醴扱鉶之栖與匕飯匕牲體之匕受當有別空從鄭注段注說文云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栖非也

禮醴設角栖有面葉有面枋鄭元云葉栖大端古文葉爲搗今文枋爲柄敖繼公云建栖上葉下枋盛世佐云建栖上枋下葉以周案鄭注栖狀如匕又云匕有淺斗狀如飯操葉卽淺斗盛物之處凡受醴者必面葉士冠醴冠者酌醴者面葉爲授賓也酌者面葉則賓舉面枋

賓面枋則冠者尋面桼也士昏醴婦酌醴者面枋爲不
授舅也不授舅則酌者必面枋而後婦尋面桼也聘禮
酌醴者面枋爲同面授公也鄭注云不面搯不訝受也
同面授公酌者必面枋公亦可面枋公面枋則賓尋面
桼也經文亏酌醴之面桼面枋雖異而受醴者之面桼
則同賈疏已略言之矣建柶之說盛氏爲當古文桼爲
搗搗卽聘禮尙搯之搯搯桼同部搗不同部凡字之从
齒者俗多从葛如臍躑躑鐫之類故字又爲搗或又誤
从木作榑少儀執箕膺搗搗箕口也字亦作搯弟子職
作搯搯卽桼也其字亦从手柶柄曲見聶氏所引舊圖

俗儒誤以爲匕柄直并謂柶柄不曲更謬

禮記云柶以桑長三尺或曰又尺刊其柄與末舊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櫟以棘心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漆柄末及淺斗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以周案禮經匕之別有又其一以桑爲之謂之卷匕其四皆以棘爲之謂之吉匕吉匕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挑匕有疏匕黍稷盛亏穀穀之量受斗二升高不過尺則黍稷之匕必小亏牲匕也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滯注亏

疏匕若是者三則挑匕必小亏疏匕也鄭注旣夕禮疏
匕云疏柄有刻飾者二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櫟又注有
司徹挑匕云挑長柄可以抒物亏器中是則疏匕葉大
而柄短挑匕柄長而葉小也禘記言匕之長有三尺五
尺之異其三尺者疏匕五尺者挑匕與舊圖三匕竝長
二尺四寸未知何據疏匕狀如飯櫟飯櫟如今飯匙卽
所謂黍稷之匕則黍稷之匕雖非疏匕而其形相類也
挑匕以抒物亏器中似據牲匕而言陳氏禮書以挑匕
卽牲匕其說可通舊圖分牲匕挑匕爲二今姑仍之匕
易詩皆作匕士器禮作匕禘記又作匕古今字異爾劉

昌宗分匕爲器名杝爲杝載非也器用桑尙黃吉用棘尙赤器桑吉棘各取其音器黃吉赤各盡其義

阮元云匕說文作𠂔當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僂用也尋見匕首可知匕形匕首柄上有彗枝卽𠂔字彗一小枝所象古匕以棘桑爲之當如此形特柄長耳以周案古匕身作淺斗柄又曲與阮氏所圖匕首豐脊而直柄不同申其說者因謂匕柄本直非也詩言有抹天畢有抹棘匕抹者曲而長也匕與畢皆曲柄見𠂔經矣鄭注士冠云柶狀如匕柶亦曲柄

鄭元云特性禮宗人執畢畢狀如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禘記曰牝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牝畢同材明矣今此牝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义何哉此無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亏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鄭注所謂備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亏此焉鄭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以少牢禮不言畢爲大夫不親匕殊泥說詳肆獻裸饋食門卷之四

右柶匕畢

舊禮圖云洗勺受又外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

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疏勺長三尺四寸受
一升漆赤中丹柄端以周案攷工記梓人云勺一升注
云勺尊斗也斗今作升誤則勺受一升記有明文矣梓人又
云一獻而三酬則一豆馬鄭俱讀豆爲斗斗與一獻三
觶相應則斗四升也詩酌以大斗傳云長三尺也疏引
禮器制度云勺又升徑三寸長三尺則斗之大者又升
其長三尺也洗勺亦謂之斗鄭注少牢云沃盥必用料
是也晁氏所引舊圖云洗勺受又升是用大斗數也云
口徑六寸柄長二尺四寸并爲三尺以合毛傳與禮器
制度不同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則其斗又較小矣

右勺

說文云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料勺也从木从斗注家以料爲後出字以周案斗量名料勺器二字不同量名之斗爲十升勺器之斗爲四升故鄭注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云豆當爲斗又駁異義云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斗與一甌三解相應則中人飲一斗酒者飲四升酒也其大者亦不過五升詩酌以大斗傳云長三尺疏引禮器制度云其勺五升是也以斗料爲一字則斗酒之義不明矣劉原甫七經小傳云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酒其計數則然鄭

以三酬爲九升加一獻爲十升遂破豆爲斗劉氏止知斗爲十升之名不知料之爲四升遂誤會鄭意而云然不足據也

右斗

漢禮器制度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鍔天子黃金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皆異舊禮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爲之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罍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五寸侈旁一寸大中身兒下漆赤中元土加青雲氣以周案據御覽及鼎圖引舊圖天子諸侯之洗亦銅爲之其飾有異耳鄭注士冠云洗承盥洗者棄

水器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亦用叔孫通說
敖氏因士冠諸篇不言罍謂士之水器異褚氏辨之云
士苟用他器則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而俱不言則用
罍同也云大小異則罍固非皆受一斛矣

鼎崇義云梁正張鑑修阮氏等圖云匱受一斗流長六
尺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然
流口徑可一寸圖木又有作流長三寸者以周案說文
匱部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酒从匱也聲斗部魁
羹料也料勺也是則匱之形似羹勺其流在柄宜其注
之長矣鼎氏圖匱如有注尊甚乖古制

胡培翬云據儀禮注及引禮圖皆以匱為盥器內則敔
牟卮匱鄭注卮匱酒漿器似混釋文引左傳注匱沃盥
器孔疏亦引左傳奉匱沃盥證之蓋皆有疑弓鄭注巨
以周案說文匱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則匱以注水亦
可用以注酒漿矣如泥為沃盥之器與餒何涉

鄭元云士冠禮褻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匱竹器名今
之冠箱也古文匱作匱匱一作簠以周案匱為冠箱他經

無見說文匱淶米簋也淶米之簋亦非所以盛冠其字
當從古文化簠簠竹器之似盥而可以薦冠弁者也明
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簠鄭注曰簠盥房也以竹為之雕

刻飾其直者孔疏曰簋以竹爲之形如筥亦薦時用也
雕其直是刻其柄也攷籩豆狀同但竹木異耳籩豆皆
無柄而祭統曰薦豆執校鄭注校豆中央直者管子弟
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中央
直者有柄名也簋狀如籩其形上闊可以薦冠弁其中
央直者小而可執故曰執以待亏鹵坩南若冠箱當與
簋同陳不舉云執右洗匱

受業通州顧鴻圖
家鷺全校

名物通故五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
練朱五絃周加二絃禮舊圖云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
羽周文王又加二絃曰少宮少商蔡伯喈復增二絃故
有九絃者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最清也風俗
通義云世本神農作琴今琴長四尺五寸濫四時五行
七絃者濫七星也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
上有五絃以周案記明堂位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說者
謂琴瑟皆有三等中小互文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云

二十七絃初學記引樂錄御覽引爾雅注竝云大琴二十絃郝氏義疏以郭注七字爲衍徐新田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七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琴體之長短相較必微有參差而其聲則無弗同蓋琴體有短長琴隱俗謂之嶽山亦有崇庳二者宜相稱也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庳自有一定之準管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

世本云瑟宓戲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繫女鼓瑟哀不自

勝鼓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風俗通義云瑟世本宓
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今瑟長八尺八寸非正器也
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
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
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郭璞云大瑟長八尺一寸
廣尺八寸二十七絃以周案邢疏引世本宓義作瑟八
十絃風俗通引作四十五絃未知孰是舊說瑟二十五
絃郭云二十七絃亦未見所出據禮舊圖雅瑟頌瑟及
雅墳頌墳雅箴頌箴雅簫頌簫竝雅侈弓頌襄二季傳
穆姜爲頌琴杜注以頌琴猶雅琴其說亦非

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古者隨作笙禮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郭璞云笙別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以周案諸說笙十三簧本笙師先鄭注風俗通云長四寸十二簧字誤大笙卽等郭云十九簧與先鄭異亦未見所出

許慎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今作簫鄭元云簫如邃三孔毛詩傳簫六空廣雅簫七孔郝懿行云其施弓吹以和樂者三孔如笛而短其施弓舞所執者則六孔當如笛而長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一尺四寸七

孔簡兮釋文云簫長三尺執之以舞是也以周案謂吹簫舞簫有長短可也吹三孔舞六孔七孔何據

杜子春云遂今時所吹又孔竹遂許慎云笛七孔笛也羌笛三孔應劭云笛按樂記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本四孔京君明加以一孔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又音徐養原云三孔古簫也又孔七孔笛之變也後人因又孔之笛遂併三孔者而亦笛之張揖又併七孔之笛而簫之胥失之矣鄭眾許慎說管如篴六孔鄭元云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應劭云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公彥云廣雅
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蓋傳寫誤當從六孔
為正與今本異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郝懿行云郭注有底
誤徐養原說鄭意與諸家不異蓋兩管各三孔參差設
之併之而尋六孔管之形如兩簫

鄭眾云簾七空蔡邕云簾六孔有距橫吹之宋均云簾
吹孔有觚如酸棗張揖云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
一孔上出寸三分此據疏引與今本異郭璞云大簾長尺四寸圍
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賈公
彥云禮圖云簾九孔司農云七孔蓋傳寫者誤當云八

孔或司農別有所見孔穎達云司農蓋不數其上出者
故七也郝懿行云或言觥或言距或言翹皆指吹孔之
上出者而言廣雅八孔笙師注七孔月令章句六孔禮
圖九孔風俗通又云十孔或器有大小或所傳異也以
周案鼂氏引禮舊圖云雅篪長尺四寸頌篪長尺二寸
與郭注合凡言雅者大亏頌

三禮舊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強頌簫長尺二寸
十六強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
十六管廣雅同禮圖爾雅郭注同章句風俗通義云簫
十管長尺與諸書均異

鄭元云柷狀如漆箛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劉熙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敔狀如伏虎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郭璞云柷如漆箛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以周案鄭說柷如漆箛中有椎說本先鄭小師注後儒皆從之風俗通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通廣雅文同竝與郭注異柷敔詩作柷圉傳云柷木控也圉揭也樂記作控揭注云控揭謂柷敔

鄭元云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褻疾之以糠粃一名相因以名焉應劭云相拊也所以輔相于樂劉

熙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郝懿行云樂記會守拊鼓是拊乃鼓屬用以節樂因名節鼓通典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所說形狀與劉鄭異以周案拊與相渾言通析言別樂記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析言之也拊形如鼓曰拊鼓相者所以輔其拊鼓之箱也拊以韋充糠而以手拍之其音不響故下又用箱盛之以助其聲通典狀如博局云云卽其箱也適容其鼓謂容其糠韋之鼓今鼙圖猶然郝氏誤以箱爲鼓遂謂與劉鄭異失之

惠士奇云拊名撫拍以手拍之牘名頓相以手築之拊

中實相中虛康成合爲一可乎以周案笙師舂牘應雅
先鄭注舂牘以竹其端兩空髣畫以兩手築地大五六
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舊唐書舂牘虛中如箏無底舉
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惠說本
此但舂牘雖有頓相之名與樂記治亂之相自別拊爲
撫拍亦謂之拍版說要難據

攷工記鳧氏爲鍾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
銑閏去二分以爲之鼓閏以其鼓閏爲之舞脩去二分
以爲舞廣鄭元云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閏與
鉦之徑相應鼓閏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

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太徑之二分以爲之閑則舞閑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閑方四則鼓閑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閑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金榜云閑者爲篆以介之記云篆閑是也篆設亏鉦故目鉦之長爲鉦閑鉦外下至銑者爲銑閑下至亏者爲鼓閑矣鐘體以銑徑十分爲度自是以二垂之鉦徑八舞脩六舞廣四其徑也閑之數恆應亏徑銑閑與鉦徑相應鼓閑與舞脩相應則鉦閑宜與舞廣相應亦以二垂之可知下記大鍾小鍾之厚此鉦閑減亏鼓閑之明文也以周案鍾

體上鉦下鼓其兩角爲銑記文銑閒據一面言則鼓閒
鉦閒亦據一面爲文可知其謂之閒者以有篆介之也
鍾有橫篆以介其上下又有從篆以介其閒鉦上鼓下
以橫篆分鉦閒鼓閒以從篆分注云凡言閒者亦爲從
篆以介之亦者亦橫篆也記銑閒謂之亏以其鉦爲之
銑閒兩銑閒皆以口言當從鄭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卽
可知以其鉦閒爲之舞廣鉦閒減亏鼓閒此當以金說
爲正鄭以鼓閒鉦閒同方六與下節大鍾十分其鼓閒
小鍾十分其鉦閒不可通金氏解亏之銑閒以口言鉦
之銑閒以旁言同文異解殊覺未當

戴震云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
是爲橢圓小徑鍾之羨空準此爲度矣金榜云鍾體鉦
上鼓下舞者其上覆故記變閒言廣鄭君以舞居鍾體
之崇謂今時或無鉦閒蓋誤以鉦當舞以周案戴說可
從

程瑤田云古鍾羨而不圓下鼓上鉦其大致也以十分
之銑太二尋八爲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
鼓也銑閒八謂鍾口大徑鼓閒六爲鍾口小徑如是則
鍾口縱橫之度尋矣舞脩六爲鍾頂大徑舞廣四爲鍾
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尋矣兩鉦之閒曰鉦閒

兩鼓之閒曰鼓閒兩銑之閒曰銑閒以周案記文銑閒據一面立文故鄭注鉦閒鼓閒亦就一面爲說凡言閒者有實地可指程氏以爲兩面內徑相距之度則諸言閒者爲肉好之好乃空處非實地如其所言亏之銑閒爲弧背鉦之銑閒爲弧弜同文異解亦覺未安

記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鄭元云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金楊云鼓閒六鉦閒四徐養原云此記厚薄之塋爲別聲之法也鍾聲之清濁高下分亏厚薄

不分亏大小今言大鍾小鍾者厚則大薄則小也十分鼓閒以其一爲厚者羽鍾也十分鈺閒以其一爲厚者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端以垂次其中閒卽各聲可尋矣鼓閒鈺閒旣爲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之一以爲厚者亦總計其兩面半之尋二十分之一則一面之厚也惟舞之厚薄則其般在內故又有鍾大而短鍾小而長之說鄭以淺深二字釋短長最爲精確舞厚則淺舞薄則深以短長爲淺深則知其爲中空所容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間舒而遠間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聲病以周案鼓閒鈺閒之數當從金說徐氏

從程易疇以爲兩面相距之度并謂十分之一爲其厚亦據兩面言似亦難信其說大小在厚薄短長卽淺深甚有理致故備錄之

攷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鄭元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弣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并之爲弣實開方除之尋弣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弣一矩有半大亏所求則磬之弣張句股就之之倨句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其以股面廣鼓面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狹分大小

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以四寸半為法者直取從此以下為易計非實法

周案鄭注之義戴東原申之已明

見圖說

程易疇勘為異

說焦理堂已駁之程氏又謂如鄭注與車人為耒之磬折不相應不知車人半矩謂之宣宣象人頭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磬折象帶以下此以人為法其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為倨句之度言各有當豈可執一端例之邪阮伯元又以為古磬直縣所謂摩其耑者股之上角而尖如圭之耑者也摩其耑者鼓之外邊乃厚一寸之處非廣三寸之面也耑之一字直縣之確證縣之而鼓或昂而上是股重也乃摩其股之耑如此則輕重

相稱而縣直矣此與鄭注以上下爲磬之清濁亦異別
備一通

陳祥道云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
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羽也大鈞宮商也
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鎛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
鍾則鎛小鍾巨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鎛爲小
鍾案杜注無鎛小之說特康成曰鎛如鍾而大孫炎許
孔疏申杜尙從鄭義
慎沈約之徒亦以爲大鎛然爾雅大鍾謂之鐺不謂之
鎛又儀禮鎛从薄與鉞鎛之鎛同則鎛爲小鍾之說亏
理或然以周案國語言細鈞無鎛大鈞無鍾則鎛大鍾

細明矣說詳樂制門宣和博古圖載齊侯鏞鍾云此鍾名曰鏞其形制乃大亏鍾亦鄭之證

鄭元云鏞如鍾而大韋昭云鏞小鍾陳祥道云爾雅大鍾謂之鏞不謂之鏞又儀禮鏞从薄則小鍾說然也陳暘云鍾之小者爲鏞不昇與鏞比鏞之爲用其實編鍾也編鍾之用其實歌鍾也一器而三異其名百孔繼汾云鄭書注鏞亦名鏞攷大射禮鹵階之鹵頌磬其南鍾其南鏞是鏞與編鍾明是二器陳說不可爲訓而鏞配特磬鏞配鼗鼓其制又各不同鄭氏并而一之亦非也

闕里文獻考

以周案陳說固非孔說亦未當也鏞亦名鏞出

爾雅郭注書鄭注無是語郭云爾者明詩書之鑄卽禮之鑄也古書各有其例詩以鑄爲錢鑄字故大鍾字皆作鑄不作鑄商頌又偕庸字爲之禮經字作鑄周官从省作鑄說文鑄鑄連篆皆云大鍾亦合詩禮爲一物鑄爲鍾上橫木之金甬別一義凡金奏先擊鍾次擊鼓見鍾師注鼓以應鍾故曰賁鼓維鑄此卽鑄師所謂掌金奏之鼓鼓之以鼗鼓者也

惠士奇云說文鑄淳亏之屬所以應鍾磬也鑄卽金鎡鎡鎡亏也鼓人職以鼗鼓鼓金奏又云以金鎡和鼓謂擊鼗鼓時以金鎡和之鑄師掌金奏之鼓者鼗鼓也然

則鑄卽和鼓之鎔明矣鎔圓如笛甚薄故一名鑄以芒銅將之其聲甚震以周案惠氏申許別備一說

夏小正二月剝鰾以爲鼓攷工記鞀人凡冒鼓必以鼈鼈之日鄭元云鼈鼈孟春之中也孔廣森云漢始以鼈鼈爲正月中故鄭云然然鼈鼈與驚鼈似當有異月令孟春之月鼈蟲始振所謂驚鼈也仲春之月日夜分鼈蟲咸動啟戶始出乃此所謂鼈鼈之日也說文鼓春分之音以周案此蓋夏周異制也孔說別備一義

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元云鼈桴鼈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塤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

築土爲鼓也以周案桴鼓槌贊周官籥章注引作蒯陳
禮書謂結艸爲之亦一義土鼓者築土爲鼓當依鄭注
陳禮書云禮運蒯桴土鼓在中古未合土之序與壺涿
氏炮土之鼓異炮土之鼓謂瓦鼓也建鼓鼗鼓之說詳
樂律門雷鼓靈鼓路鼓諸式詳圖說此不復著

鄭元云司弓矢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
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
若一曰唐大豢侯又十步近射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
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以周案經記並言天子
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大夫合五士合三鄭注弓

人以爲夾與合又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
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庾爲大夫之弓此雖
有合弓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
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
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
拘泥其體鄭此注旣以王弧唐大夾庾六者爲異體之
名下又別箸其射豢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
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竊謂弓分
三等而各有貳以副其正者正以昭定體副以備臣下
之用也弧弓爲王弓之副王讀如王棘之王王大也記

謂之越棘大弓王弓往體寡來體多信爲天子合九成
規之弓也而天子將祭選貢土弓澤中射甲革樞質或
可用合九之王弓諸侯選土弓澤自用往體寡之弧弓
勇說文弧木弓也其體似同其材有別矣唐弓卽彤弓
大弓卽欽弓故以授勞者鄭注引誓文侯文公受王弓
矢以證攷文侯文公之受賜兼彤弓欽弓是唐大一彤
一欽也唐大以體言彤欽以色言唐弓往體來體若一
信爲諸侯合七成規之弓也而大夫以下之習射與射
淡有宜用往來體一之弓者又別有大弓焉唐大本一
義皆以榦之厚大曄名夾庾亦一義又以榦之薄弱曄

名庾當從記作與說文束縛摔摺爲與束縛謂之夾摔
摺謂之與夾弓往體多來體寡信爲大夫合五之弓也
兩士射豸侯及弋鳥獸有立用往體多之弓又別有與
弓焉夾與之異唐大在合規之定體大之異唐與之異
夾又在正副之適用而設色亦有別焉何注公羊引禮
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由此言之王
弓畫弧弓繫唐弓彤大弓茲夾弓青
嬰青色說詳軍禮司馬泐攷徵與
弓驢其體同弓上其色別弓下未之或踰矣 又案王
弧唐大夾與皆以弓體言鄭注是然鄭注亦有可疑者
經夾與以授射豸侯舉豸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

謂之利射侯鄭以豢侯五十步爲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記折榦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淡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執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與有明證矣而謂豢侯近用夾與大侯參侯遠須用強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弓弓人夾與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淡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觸楯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楯復者謂矢因叩

擊而退復卽此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太柶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王弧之屬利射甲革樵質卽下文所謂澤其射樵質之弓矢澤爲田獵之處用王弧之屬所謂鄉之取也弓圓中勇力之取是也旣澤而後射弓射宮用夾與之屬所謂今之取也弓澤宮揖讓之取是也

說詳射禮門

王弧強夾與弱鄭注是俗儒反其

說與記文射遠用執射淡用直語背

鄭元云八矢枉殺矰恆弓所用也絜鏃第庫弩所用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言中則死鏃矢

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伺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結繳弓矢謂之矰第矢象焉第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恆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蔽射謂禮射及習射也鄭司農庫讀爲人罷短之罷元謂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以周案秋官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韜云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依鄭義言之此卽經之絜矢絜矢象枉矢故亦有枉矢之名復僂之爲飛鳧云必據六韜以破鄭以爲枉矢用諸弩而不顧庭氏之文可謂目不見睫矣鏃本矢鏃之通

僂爾雅金族翦羽謂之鏃骨族不翦羽謂之志旣夕記
鏃矢與志矢對文明爲金族之通名矣詩行葦之四鏃
與鼓弓連文依鄭義言之爲恆矢之通僂毛傳云鏃矢
參亭卽此注所謂恆矢旣後訂是也必執行葦詩以難
鄭以爲鏃矢用諸弓而不顧毛傳之參亭非一在旣二
在後之鏃矢亦可謂言不師古矣鄭注四弓四弩之分
雖未必盡確較之王氏詳說惠氏禮說諸家實勝故申
其義 又案八矢不必如鄭分四弓四弩以經文定之
八矢同用諸弓庭氏以枉矢配大陰之弓是枉矢用弓
之證輶人以弧旌枉矢連文象天星猶下有弧弓枉矢

是枉矢用弧之證

此斥王惠家說

此經王弧以授射甲革樞質

射甲革用兵矢射樞質用田矢故下又云澤其射樞質

之弓矢澤卽射義習射弓澤之澤亦卽曲禮春田不圍

澤之澤謂田獵習武之射也田獵與軍旅同尙貫革射

故矢人職兵矢田矢同科

鄭注以田矢為短矢非是

枉絜利火射用

諸守城車戰殺鏃用諸近射田獵近射法攻守田獵法

車戰此與王弓弧弓之授射甲革樞質合則王弧之弓

兼用枉絜殺鏃四矢也

凡矢并重者宜用強弓并輕者宜用弱弓八矢以殺鏃為尤重

例用王弧枉絜亦較鏃並為重者也俗儒以枉絜配王

弧以殺鏃之尤重與鏃並同配夾夾既並用弓之例鄭注此近射為射敵之近者是其夾夾注以射豸侯為近射非也俗儒以殺鏃之近射并諸夾夾之射豸侯尤乖

經意矰莚用諸弋射與夾弓與弓以授射鳥獸者合則夾
與之弓用矰莚二矢也恆庫用諸檄射注謂禮射及習
射與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合則唐大之弓用恆庫二
矢也四弩與夾與唐大之弓同名則弩之夾與利攻守
者與夾與弓同用弋射矰莚矢弩之唐大利車戰野戰
者與唐大弓同用檄射恆庫矢弩無王弧近人偏說四弩同用王弧之枉絜矢
殊經止四弩無王弧據六韜又有大黃參連弩用枉矢
蓋大黃卽王參連卽弧亦兼用枉絜殺鏃與錄此偷攷
又案注云枉矢今之飛矛謂漢之飛蝗也文選閼居
賦激矢蚩飛李注引東觀漢紀光武化飛蝗箭以攻赤

眉是也廣雅飛螭第矢拔箭也螭卽螭之婿枉矢之

枉爲飛螭之合音殺矢之殺爲矢拔之合音王氏疏證以拔爲矢

末第矢作第古从竹之字多作廿第第皆段俗字以刺

爲正方言凡箭鏃胡合贏者四鏃郭注胡鏃在弓喉下贏邊也鏃棧也或

曰鈎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者謂之錐或

謂之鈇廣韻引方言注云江東呼錐箭曰鈇其三鏃長六尺者謂之飛螭

郭注此謂今射箭內者謂之平題郭注今戲射箭頭平題猶頭也鏃胡合贏者

喉下有鏃故或謂之鈎腸鏃矢象殺矢鏃之言喉其鏃

胡合贏者與庫矢卽錐箭以其鏃之薄言謂之庫矢以

其鏃之廣長言謂之恆矢飛螭古枉矢云長六尺蓋

漢制平題又法古志矢也

鄭元云枉絜辨弓重後

衍文

微輕行疾也殺鏃辨尤重中

淡而不可遠也矰辨辨弓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庫辨

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又分二枉辨三枉

後殺矢之屬參分一枉辨二枉後矰矢之屬七分三枉

辨四枉後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

先鄭矢人注參分一枉辨謂箭

橐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為辨

以周案鄭注枉絜殺鏃矰辨之重輕本

矢人文定之恆庫為軒輶中本既夕記注又謂之辨後

訂謂辨後平也橐人云矢入物分三等注既云弓重又

云微輕尤重及平者明八矢有三等之莖也矢橐之長

三尺刃長二寸竝見矢人注名氏云殺矢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垓云刃長寸者戴氏謂矢匕中博自博處
至鋒長寸是也博後又寸其足之入橐中者十其刃長
與參分一在弄之一尺齊故鄭謂之尤重蓋矢刃不能
過短亦不能過輕以博弄寸博後寸爲準其重輕分爲
三等者就鋌之長短定也程氏以枉絜殺鏃矰第六矢
分三等恆庠骨族不數未是恆庠亦金族也爾雅骨族
不翦羽謂之志爲旣夕記之志矢發此屬明器故用骨
耳鄭注引志矢以證恆庠之弄後訂可也程氏因謂恆
庠矢亦用骨斯謬矣

杜預云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蒲楊柳可以爲箭旣盡也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
曰大楊其葉皆長廣弓柳葉可爲箭幹今又以爲箕罐
之楊也梁履繩云葉隆禮契丹國志云鹵樓有蒲瀕水
叢生一幹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
矢散之蒲此其類非蒲柳以周案蒲舊訓蒲柳取質直
而韌滑也古人用矢有取木之堅者如荆之櫟是也有
取竹之堅勁者如揚之篠荆之箇箬是也蒲柳不能如
櫟箇箬之堅勁而取以爲材者櫟箇箬諸矢利弓殺所
謂殺矢是也蒲散主乎傷不主乎殺所謂鏃矢是也知

莊子志在傷人而生獲之故每抽矢敵而又納諸房者
欲取人子之賢者以易其子曰吾不可以苟射此鏃矢
之所以爲候也既與塹古通毛傳云塹取也可勝既乎
言不勝取注訓盡不辭

鄭元云夫襍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熊安生云廣雅
夫襍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若今刀楹孔穎達云襍字
從衣當以繒帛爲之以周案廣雅云袂襍袂劍衣也袂
室鄭劍削也曹憲袂音扶袂陳律反廣雅劍衣劍削分
別言之劍削稱袂說文袂劍袂也是以木爲之說文削
鞞也字亦作鞞是以皮爲之則用木用皮者曰劍削其

曰劍衣者明用布帛爲之故字皆从衣熊氏引佗木劍衣不辭且何以別劍削之杓也王氏疏證據以爲說未是

攷工記治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元云戈今句子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惠士奇云廣雅雄戟胡中有鉅者鉅與距同橫捷曰鉅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弓戟者也旁出爲枝是爲胡著秘直奔爲援援上爲刺胡下爲句胡中爲內孔疏子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

其心曲刃鉤之直兵推之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
牽而害人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鉅三鋒向上而
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
為橫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
別乎且安昇有著秘直刃之刺也以此知賈說非也以
周案圖非賈疏不誤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刃
卻偃而外利此以戈胡言若戟胡向下雖有鋒而內與
外俱不利也惠氏多牽說戈戟之制以江戴二說為詳
明具詳後圖說

賈逵說旂動而鼓旂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飛石

重二十斤

本作十二

為機發行三百步

本作二百

許慎云檐建大

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杜預云檐旃也通帛為之蓋

今大將之麾也孔穎達云檐之為旃文無所出檐字从

扌旌旗之類故知檐之為旃以周案許从賈說近之治

說文者紛紛增改皆不足據

說詳經說略釋旃

說文檐旃二篆

竝列其義相對旃為旗之曲柄所以旃

段注當為展旃雙聲 裹

士眾檐為旗之大木所以機發碓石者也檐建大木連

篆讀之其義自明

說文多此例

何煩後人增改杜注訓旃本

屬燕稽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言檐之非旃

而旃為旗之曲柄可展檐為旗之大木不可以麾段氏

終未明也詩之其會如林不必定從三家作旂而傳之
旂義自以賈許爲正凡軍行先旗鼓常泐也鄭莊爲魚
麗陳以奇制勝旂動而鼓者謂先以飛石遠砲敵人弓
三百步之外而後鼓譟以進敵自驚潰也古軍用矢石
見春秋傳用金石見周官飛石古泐也

鄭元云輶人職龍旂九旂諸侯所建鳥旟七旂州里所
建熊旗六旂師都所建龜蛇四旂縣鄙所建以周案此
記天子旗旂之異且以示諸侯以下之準也天子太常
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旗旟以下旂數遞減此猶天
子冕服十有二章又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之冕服也

公卿以下之旃旂各眡其命數然旃旗旐旒旛旟旣定天子之數有減而無加如諸侯建旂公亦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龍旂同而旂數減矣則師都建旗爲鄉遂中大夫其旗宜減爲五旂州里建旗爲鄉遂下大夫士其旗宜減爲四旂三旂此所以昭命數也若諸侯而用旗亦止六旂諸侯而用旐亦止四旂不尋以命數遞加此又所以昭定數也如鄭注義州里而建七旂之旗於典命案矣或又謂天子之旗概用十二旂亦乖傳記

鄭元云通帛爲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襍帛爲物者以帛繫飾其側全羽爲旟析羽爲旌皆以五采繫之

旒旌之上以周案大司馬中夏茅舍辨號名之用中秋
治兵辨旗物之用旗物大旗也號名旗之細也司常所
言旒物旒旌皆大旗下又別言畫事名號之象爲旗之
細者舊圖以號名之細者當此旒物旒旌皆謬而旒旌
有羽無帛夏謬旒旌明在九旗中又鄭注明言九旗之
帛無帛何以謂之旗乎羽注竿首鄭注甚明今乃編羽
爲旗與翻旌全無區別皆圖者失其傳也具詳後名物
圖說

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
寸脣寸七穿鄭眾云甗無底甗鄭元云甗如甗一孔以

周案孟子曰以釜甌爨甌甌皆炊飯之器所異者七穿一穿耳說文云甌甌也一穿注云一孔卽一穿也七穿穿小而而底一穿穿大故先鄭謂之無底其炊時必有算以爲之蔽乃可加米亏其上

鄭元云筭容斗二升許慎云筭筭也以周案廣雅筭筭也筭卽筭字筭半斛與鄭注異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筭受一斗則斗筭又無別立從鄭注

攷工記臬氏爲量淡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鄭元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

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亏今。卓米。法少二升。

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必似不此言內方字之誤

耳。圓其外者。謂之脣。故書。腎。佗。脣。杜子春云。當爲腎。謂

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鈞重三十斤。賈公

彥云。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錢塘云。鬴之

腎爲豆。則深一寸而方八寸。方自乘爲豆。法也。其耳爲

升。則方三寸而深寸有八分。方自乘以乘深而爲升。法

也。徐養原云。劉歆斛制。方尺而圓其外。此放攻工記而

失之者。鄭注。圓其外者。謂之脣。此陰駁劉歆也。鬴之形

底小而口大。內謂鬴底。外謂鬴口。鬴底方尺。向上漸大。

近口處乃遶而圓之非立方也其亘三寸不言淡與方則立方三寸矣以周案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鬴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百分古鬴僅有積千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百分以外法一六二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

九章之法不合于攷工記鄭注已言之王莽嘉量布

算疏辨祖冲之亦駁之則古量當以攷工記為據

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得九

升七合七勺弱譬一寸以淡言耳三寸亦當以淡計錢氏以一淡一方互言之未是徐新田說鬴與譬皆非立

方其目則立方三寸說亦難據戴東原說臂徑計九寸一分有奇淡一寸目徑二寸六分有奇淡三寸此言昇之

漢律厯云量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又

量嘉焉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為斛

其下為斗左目為升右目為合龠絕句其狀似竅以縻竅

祿上三下二參天剛地案上三謂中斛左升右合下二謂中斗右龠圓而面

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案左一謂左目升右二謂上目及下目龠右有二目龠在右下

此有明徵聶氏禮圖有合無龠固不足據陳賜樂書龠在斛之右中亏下二之文亦不可通今金石家所拓漢

量尤失其制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聲中黃鍾以周案班氏律志本諸劉歆歆爲王莽作銅斛依放攷工記爲之鄭注謂臬氏之鬴準以九章算術方一尺濶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之數尙少二升八十分一升之二劉歆所作之斛其法以銅方尺而圓其外以圓函內其四旁必有洮畔故曰旁有庇焉鄭氏注謂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則其斛所容亦如古鬴所少之數而旁庇所以補之也本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合龠爲合謂合二龠重一兩也一斛重千兩而云重二鈞爲九百六十兩尙少四十兩

卽其庀所補也其不以此入斛者爲聲不能中黃鍾也然則劉歆作量之巧全在旁庀而解者多昧之聶崇義并誤認爲斛耳矣至一鈞之聲中黃鍾之宮二鈞之聲中黃鍾以黃鍾之管九寸黃鍾之宮半之凡鍾律倍半其聲相應程沙隨以器之大小爲疑非也然鍾律之難言久矣 本朝校諡漢斛其聲止中太簇古觚之中黃鍾之宮周官義疏亦有疑辭

記概而不稅鄭眾云令百姓畧以量而不租稅賈公彥云鄭志趙商問臬氏爲量概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

取平故不稅彼塵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戴震云平鬴
區曰概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亏量也言概平之
不使滿出以周案稅讀為銳字亦作兌凡斗米亏斛中
必銳然隆起概而平之斯不銳矣鄭注未當方說近是
但讀稅為脫脫無突起之義復以滿出足之義亦曲未
可從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
四秉曰筥鄭元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為簋
者今文簋為筥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
稽名也今萊易之閒易亦作易或又作陽皆誤刈稻聚把有名為筥

者以周案記文四秉曰筥秉爲禾名與籩秉之秉異聘
禮米百筥筥半斛與筐筥之筥亦不同鄭注分別上下
文義甚明許氏異義云周禮有軍旅之歲百畝之賦出
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其誤在
混合兩秉之名也籩今文爲逾國語注引記文作庾籩
逾庾皆俗字依說文量名字當作斛胡墨莊說今文逾
當作匱說文匱下云甌匱器也玉篇匱器受十六斗此
卽論語與之庾之庾包注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左傳注
唐固國語注皆合似未必然

包咸說論語與之庾庾十六斗鄭元說陶人庾實二斛

斛受斗二升庾爲二斗四升以周案始與之釜六斗四升所益之數不昇過亏始與包說非也義當從記

左傳晉趙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杜預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孔穎達云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又太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詎容量米之器量之哉一說小爾雅石四謂之鼓王肅亦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蓋用四百八十觔鐵爲之一說四百八十觔物豈所易操鼓非

量名蓋衡之別稱也由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推之鈞
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則鼓爲衡之大數也石四萬六
千八十銖鼓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以周案廣雅云
斛謂之鼓小爾雅云四石謂之鼓禮記音義引隱義云
樂渚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鼓之爲數雖不同其爲量
名自古管子曰釜鼓滿者人概之是其證也如以鐵之
數宜以權衡遂決鼓非量名則米之數古以量衡曲禮
何復曰操量鼓乎獻米者止操其量之器不操其米故
曰操量鼓鼓爲量名無疑一鼓鐵自以衡言爲是惠氏左傳
補注謂石四之鼓與容十二石爲鼓義合失察林氏
三禮通釋以孔疏駁服注之言爲服注語亦失察

物五

子受業通州顧鴻閣
家驚全校

三毛